宋元學案

北溪學案表

陳淳（李氏壻，晦翁、林氏門人，延平、白水、籍溪、屏山再傳，元城、龜山、譙氏、武夷、豫章三傳，涑水、二程四傳）
- 子渠
- 陳沂
- 楊昭復 — 呂大圭 — 邱葵（附師辛介甫、吳平甫） — 呂椿
- 王昭 — 呂大圭（見上楊氏門人）
- 蘇思恭
- 祖尊己
- 黃必昌
- 黃以翼
- 卓琮

梁集
王雋
鄭思忱見下白石門人
鄭思永
王次傳
江與權並見白石門人
葉采別見木鍾學案
邵甲
王震並見慈湖學案
張應霆
李𢅤

朱右

鄭聞

謝升賢

貫齋講友

陳易

王遇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楊仕訓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北溪講友

蔡和——蘇思恭

復之學侶

黃必昌

黃以翼

卓琮

王儁並見北溪門人

鄭思忱

鄭思亢

王次傳

江與權

宋元學案卷六十八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北溪學案

祖望謹案滄洲諸子以北溪陳文安公爲晚出其衛師門甚力多所發明然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述北溪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謝山修補甚詳其稾具存

朱林門人　劉李再傳

文安陳北溪先生淳附子榘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

聖賢事也因授以近思錄及文公守漳請教文公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先生聞而爲學益力日求所未至文公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後十年復往見文公陳其所得時文公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文公卒先生追思師訓痛自裁抑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過嚴陵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先生歎陸學張王學問無原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乃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

恭是敬之見于外者敬是恭之存于中者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恭敬不是二物如形影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別列示學者文

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是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于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唯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于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于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為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為資之深取之

左右逢其原而眞爲己物矣至于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强弱之證必使之于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鏌鎁干將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物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命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然理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箇理不離乎氣而為言耳

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言也蓋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 以上葉淵原本

示學者文

求道過高者宗師佛學陵蔑經典以為明心見性不必讀書而蕩學者于空無之境立論過卑者又祟奬漢唐比附三代以為經世濟物不必修德而陷學者于功利之域 師友淵源○補

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于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于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眞是眞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于我哉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速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聖賢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　用功節目

北溪文集 補

仁者固能好人能惡人然恐惡人之意常過寬好人之意常過厚惡人之意終較緩好人之意終較速

祖望謹案此乃長者之言然君子之惡惡本以自警則有如仇如探湯者北溪但就待人一邊言之耳

忠恕難截然分成兩段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

聖人安得有憤只是誠懇篤切如恐不及便是憤惟眞能憤然後眞得樂

神發于陽魄根于陰心也者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閒于動靜卽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

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蟄而爲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灼然呈露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而此心之于寤也爲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沈然潛隱悄無蹤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眹焉而此心之于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是亦未嘗無主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思有善與惡者又動中動之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靜之陽明陰濁也夢之有正與

邪者又靜中動之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靜之陽明陰濁也聖人與衆人動靜則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人之學力可以驗矣

聖人知匡人之決不能害己所以信天理之必然也而又必有戒畏之心所以盡天理之當然也

逝者如斯楊氏有不逝之說亦猶中庸說死而不亡之意皆是墮異端處

周公請命成王出郊耿恭拜井庾黔婁祈北辰與王祥表詩等事只爲天地間同此一理同此一氣理所以統乎氣而人心又爲之主隨其所屬小大但精誠所注理强而氣充自然有相感通有若血脉之相關者然人或有不能必其然者蓋無不應者

理之常也或不能必然者非其常也故君子惟自盡其所當爲而不可覬其所難必

人有淡然不逐物欲者而亦不進于天理蓋其質美而未學所去者止其粗而未及精止其顯而未及隱其不復天理處便是人欲之根尚在潛伏爲病未能去之淨盡而猶有陰拒天理于冥冥之間正如瘧疾寒熱既退而精神不爽病猶在膈而未全退蓋形氣尚爲主天理尚爲客也

一日克己復禮當是時顏子分上克己業過大半所以夫子有一日之說未爲徑快疏畧而在顏子剛勇手段一日亦眞足承當若在學者工夫未曾一二而輒欲試一日之說安能頓然徹底淨盡

曾點只是窺見聖人大意如此而已固未能周晰乎體用之全如顏子卓爾之地而其所以實踐處又無顏子縝密之功故不免乎狂士蓋有上達之資而無下學之功若以漆雕開比之則開之意正欲實致其下學之功而進乎上達者在學者于點之趣味固不可不涵泳于中然所以致其力者不可躐高以忽下而當由下以達高循開之所存體回之所事開之志既篤回之功既竭則點之所造又不足言

子路行處篤于點平時胸懷磊落不爲勢利拘幾有灑然底意如與狐貉立與朋友共無憾其地位高矣但其見處不及點由此理而不知

暴來者待之以遜毀來者待之以靖詐來者待之以誠慢來者

待之以恭以上問目

魂者陽之靈氣之發也其分主動所以行乎此身之中隨所貫而無不生魄者陰之精體之凝也其分主靜所以實乎此身之中隨所注而無不定參覩互考魂中有魄魄中有魂無所不存凡日用之所奮厲震作通暢和樂施為經畫思慮明覺者魂之屬也整齊嚴肅安恬退止持循執守決斷記志者魄之屬也魂充魄聚則心力强心之神明精爽則魂魄有統人生始于氣感則得魂為先既而體凝焉則魄次之又既生而神發焉則魂主之發而純一湛靜則魄主之男則魂統魄女則魄統魂稟重厚者魄勝魂賦輕清者魂勝魄魂魄說

死生無二理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無

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生萬物此所以生之始也得是至精之氣而生氣盡則死得是至眞之理而其存也順則其死也安始終生死如此而已自未生之前是理氣爲天地閒公共之物非我所得與既凝而生之後始爲我所主而有萬化之妙及氣盡而死則理亦隨之一付之大化又非我所能專有而常存不滅于冥漠之閒也今佛者曰未生之前所謂我者固已具既死之後所謂我者未嘗亡所以輪迴生生于千萬億劫而無有窮已則是形潰而反于原既屈者可復申與造化消息闔闢之理殊不相合且天堂地獄明證昭昭是天地閒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田地可以載其境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磚瓦材木可以結其居與萬物有無虛實之性又不相符禍福可以禱而得

罪可以賂而免所以主宰乎幽陰者猶爲私意之甚觀此雖愚者可以不惑矣

人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其由形氣而發者以形氣爲主而謂之人心由理義而發者以理義爲主而謂之道心飢思食渴思飲冬思裘夏思葛此皆人心也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動思義道心之謂也二者固有脈絡粲然于方寸之間而不相亂自告子以生言性則已指氣爲理而不復有別今佛者以作用是性以蠢動之類皆有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專指人心之虛靈知覺而作弄之明此爲明心見此爲見性悟此爲悟道其甘苦食淡停思絕想嚴防痛抑堅持力制或有見于心如秋月碧潭之潔者遂以爲造到而儒者見之自顧有穢淨之殊反爲歆慕

舍己學以從之不知聖門自有克己爲仁瑩淨之境所爲江漢之濯秋陽之暴及光風霽月者乃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而彼之所謂月潭清潔者特不過萬理俱空而百念不生耳相似而實不同也心之所具者惟理彼以理爲障礙而悉欲空之則所存者特形氣之知覺此是第一節差錯處至于無君臣父子等大倫乃其粗迹悖謬極顯處心本活物如何使之絕念不生必欲絕之死而後可程子以爲佛家有一箇覺之理自謂敬以直內而無義以方外則直內者亦非正謂此也

以上似道之辨

八條目中格物之義最博而誠意所關繫爲最要 雜著

流俗舉子且得開示以邪正大分而明白其入德之門然後徐

徐進以聖賢精密之功西銘等文字非可驟與之語而强聒之也答李公晦

學者先須堅立此志當以顏子有爲若是者在念而自提撕以孟子未免鄉人爲憂而自淬厲不埋沒不退轉然後循如用功以副之致知力行二事當齊頭著力並做不是截然爲二事先致知然後行只是一套底事行之不力非行之罪皆知之者不眞須見善眞如好好色見惡眞如惡惡臭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力即便在其中矣

知行不是兩截事譬如行路目視足履豈能廢一若瞽者不用目視而專靠足履寸步決不能行跛者不用足履而專靠目視亦決無可至之處

道理須要看得端的不可畧見大意是是非非須如好色惡臭確然不可移易方透得大學誠意關方到得孟子居安地位方有牢固得力處方可保成箇人免禽獸之歸若只依希半閒半界茫然不定平居未接物時猶未見做病忽臨大利害境界有大可羨可嗜可駭可懾便不覺爲之潰亂變動忽墮于非人類之域而不自知豈不可畏

吾子所學只欲博物洽聞不欲爲志道據德工夫殊不入顏曾路來古人謂切問而近思又曰審問之謹思之今吾子不切不審而雜乎其問不近不謹而泛乎其思長編大帙都一滚來是乃博問而遠思殊非朴實頭地

讀聖賢書不必過用心求玄求妙于杳冥昏默之表特于人事

日用間以其言一一切身體之一一見得確然不可移易爲吾身中事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灑落百鍊不爲之磨九死不爲之悔其中固自有所謂玄妙者只心知獨悟而非他人所能與

太極卷子各隨段訂正但此等未到處不必苦苦勞心過求當反之吾身日用人事之切處一動一靜蓋莫非太極流行之實非下學工夫從千條萬緒中串過來終非實見亦安得存養而實有之特恐復墮于莊列之途而不自知

制度名數無非理義所寓輕重疏密之間可見古人纖悉處厭而置之不幾墮釋老空無之病乎

所謂別尋一箇光輝底物爲收藏之說此正文公摘出異端心

腹隱疾以警學者世儒多不免此凡其窮高極遠求玄語妙者皆坐此病吾儒所謂高遠實不外于人事卑近非窮諸天地萬物之表所謂玄妙實不離乎日用常行非求諸空無不可涯涘之中故精義妙道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來盛德至善須從百窮九死中磨出來六經語孟何嘗有一懸虛之說以上答陳伯澡

近思錄第一卷皆陰陽性命之蘊最為難看未可入頭便硬穿鑿去且放緩亦無妨第二卷至第五皆切身用功處最宜熟究第十三卷辨異端之說十四明聖傳之統參攷詳玩俟有得焉然後可以次第釋矣通書簡奥未可驟讀史學亦且放緩俟胸中權衡一定方可及之乃能真有以斷千古是非之情而資異時盛大之用答林司戶

文公表出近思錄及四子以爲初學入道之門使人識聖門蹊逕于此融會貫通以作權度去讀天下羣書究人生萬事非謂天下道理皆叢萃該備于此可以向此取足便安然兀坐持循把守以爲聖賢事業盡在此無復他求便可運用施爲無往而不通是大不然也程子曰須大其心使開闊如只孤孤單單窄窄狹狹去看道理左動右礙前觸後窒更無長進之望矣 答蘇德甫

祖望謹案此段甚佳然愚謂四子之書道理自無不該備特博觀事變誠有不可以此自畫者前此大儒如尹和靖持守甚固卻是不教人讀書得此說可以捄其流弊

聖門工夫自有次序非如釋氏妄以一超直入之說欺愚惑衆

須從下學方可上達格物致知然後動容周旋無阻陸學厭繁就簡忽下趨高陰竊釋氏之旨陽託聖人之傳最是大病與姚安道

承喩及臨利害得喪輒覺氣懾心動爲身大患自非切己用功何以及此然去病當從根則無遺種大凡臨利害得喪見其理不破則于中不能無所疑所養之氣餒而不充則于中不能無所懼疑與懼交戰心烏乎而不動欲見事理之破者在乎致知格物之功欲養氣之充者在乎集義之功雖臨大變當大任應之無不從容矣與鄭行之

此一種門戶全用禪家宗旨祖述那作用是性一說將孟子所闢告子生之謂性底意重與起來指氣爲理指人心爲道心謂

此物光輝燦爛至顯至聖天生完具瀰滿世界千萬億劫不死不滅凡性命道德仁義禮智都是此一物而異名凡平時所以拳拳向内矜持者不把作日用人事所當然只是要保護那光輝燦爛不死不滅底物事是乃私意利心之尤其狀甚有似于存養而實非聖門爲己之學也所主在此故將下學工夫盡掃合下直向聖人生知安行地位上立接引後進亦直向聖人生知安行地位上行

其徒一二老輩閒有踐履好處者此非由學力師訓之故乃出于生質之篤厚而然亦只是與道暗合柰之實不相符以上答鄭節夫

祖望謹案此數語太過

靜坐之說異端與吾儒極相似而絕不同道佛二家亦小不同道家以人之睡臥則精神莽董行動則勞形搖精故終日夜打坐只是欲醒定其精神魂魄遊心于沖漠以適仙靈爲長生計佛家以睡臥則心靈顛倒行動則心靈走失故終日夜打坐只是欲空百念絕萬想以常存其千萬億劫不死不滅底心靈知識使不至于迷錯箇輪回超生之路此其所主皆欲利之私且違陰陽之經咈人理之常非所謂大中至正之道若聖賢之所謂靜坐者蓋持敬之道所以斂容體息思慮收放心涵養本原而爲酬酢之地不欲終日役役與事物相追逐前輩所以喜人靜坐爲善學然亦未嘗終日偏靠于此無事則靜坐有事則應接故明道亦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若

江西之學不讀書不窮理只終日默坐澄心正用佛家之說在初學者理未明識未精終日兀坐是乃槁木死灰其將何用心不能無思所思出于正乃天理之形思其所不當思則爲坐馳今欲終日默坐無所思便自忽然有覺悟寧有是理 以上答西蜀史杜諸友

所喻病痛有喜善嫉惡之心太勝而包荒之量未洪勇往直前之力有餘而詳緩之意不足卻是氣稟之偏惟至于理義窮格昭明氣質磨礲純粹自無不各中其節矣如一以包荒爲量而其理不明則混而無別有妨乎智一以詳緩爲意而其理不明則懦而無主有害乎義又不可以一定拘也 答陳遂父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北溪文集六十條今別列示學者文一條又一條爲張應霆李賢立傳于後一條附錄鄭聞傳

後又移入晦翁學案五條移入東萊學案一條移入象山學案五條移入木鐘學案一條移入滄洲諸儒二條移入嶽麓諸儒二條移入慈湖學案四條移入槐堂諸儒三條又一條分爲兪可中顧平甫立傳又集謝山序錄言先生衛師門甚力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自可合諸條而互見之也

北溪講友

陳復之先生易

陳易字復之永春人從朱文公學文公嘗稱先生及北溪爲學頗得蹊徑次第同郡蔡白后累貽書請質

郎中王東湖先生遇

料院楊先生仕訓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復之學侶

堂長蔡白后先生和

蔡和字廷傑晉江人心慕朱文公以親老不能勉陳易往受業而以書請質之居白石村喪祭酌古今禮鄉閭化之眞德秀守郡李方子爲僚議創書院于東湖延先生爲堂長會易鎭不果號蔡白石

北溪門人 劉李三傳

推官陳貫齋先生沂

陳沂字伯溓一字貫齋仙遊人光祖之子北溪陳氏弟子也北溪稱其天姿粹潛用功懇切蓋高弟云雲濠案北溪集與先生書三卷答問二十篇官至新州推官所著有讀易記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底稾別爲先生一傳云篤志紫陽之學以父命從北溪遊而又徧參當世名儒碩士嘗名其書室曰貫齋北溪爲之記又云著大學論語說讀易記等書仙遊縣志言先生徧參劉爚廖德明李方子楊至諸先生

之門而北溪其所終身卒業者凡一時及門之士皆推爲嫡嗣云

楊先生昭復

楊昭復 雲濠案先生姓一作王一作黃疑莫能定 閩人師北溪得朱子之傳其門人曰呂大圭 補

王潛軒先生昭

王昭號潛軒北溪弟子爲鄉先生呂圭叔少嘗學師事焉 參通志堂經解序

梓材謹案先生與楊先生昭復並師北溪其以楊昭復爲王昭復蓋因同名昭且同爲呂氏師而誤爲一人也

教授蘇省齋先生思恭 祖尊己

蘇思恭字欽甫 雲濠案謝山劄記云字德甫 晉江人祖尊己以學行著先生嘉定中登第從陳北溪蔡白后遊篤意朱氏之學踐履堅確時

然後言除興化軍教授以理義之實革詞藻之華士風翕然爲變陳宓諸賢推重之調韶州教授有省齋文稾曲江志

州判黃先生必昌

黃必昌字景文雲濠案景文一作京父晉江人從北溪學又切磋于陳宓潛柄二賢有大學中庸講稾嘉定中登第判循州補

黃先生以翼

黃以翼字宗台泉州人北溪陳氏弟子也兼師蔡白石析理精詣暮年學益博所著有易說禮說補

卓先生琮

卓琮字廷瑞永春人嗜學堅苦能暢北溪所授之旨

梁先生集

梁集字伯翔

梓材謹案陳復齋志北溪墓云北溪卒四年其門人蘇思恭梁集陳沂以書抵莆陽謁志是先生爲北溪門人之證又案北溪集有答梁伯翔三書

王先生儁

王儁北溪學生北溪卒爲文奠之參北溪文集附録

鼓院鄭先生思忱

鄭先生思永

王先生次傳

江先生與權並見白石門人

祕監葉平巖先生采別見木鐘學案

邵顧齋先生甲

王先生震　並見慈湖學案

張先生應霆

李先生𢑴

張應霆李𢑴嚴州人並學于北溪北溪與鄭行之書云此間學者皆江西之流惟得張應霆一人志趣未雜一心樂聽講論爲可望近又得李𢑴有志舍舊從新爲可嘉　補

梓材謹案北溪文集與鄭寺丞書作李𢑴而與鄭行之書作李發發與𢑴字相似蓋傳寫之譌作𢑴者是也

朱先生右

朱右字仁仲嚴州人也　補

雲濠謹案謝山學案劄記有是條北溪爲朱仁仲字說有云嘉定丁丑秋過嚴陵爲鄭使留在學講說學徒朱君右者甚夯夯于聽受深有所警發每自恨親炙之爲晚云

鄭先生聞

鄭聞字行之 補

雲濠謹案北溪文集數與鄭行之書先生名聞字行之蓋取聞斯行之之義謝山學案劄記有鄭行字聞之名字倒置特爲正之

附錄

北溪與嚴守鄭寺丞書曰象山一種學問不止是竊禪家乃全用禪家意旨但以孔孟歷代宗崇已極不可貶剝遂託其言以文蓋其學雖或做入細工夫與儒家內省處相近而亦大段疏闊簡率只是山林一苦行僧道輩氣象所謂聖門切己存養省察精微嚴密之旨彼烏足以知之而況含糊不明理之蔽必至于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知幸獲邂逅藉德音爲之剖晰于此

開得四人若張應遷朱右李彝鄭聞者篤志爲道義之歸鄭張已識路脈不差有可成之望因以種聖學于一方非細事也 補

梓材謹案北溪是書上文云經過壽昌航頭鄭生聞者已伺候于道左叩其所學來歷平日惟在婺呂氏家塾從王深源爲學御好觀周程朱呂之書又云及得其書大有警省年方二十六趣向甚正云云又北溪與先生書云書詞主象山其根原差錯矣子平日在呂氏家塾相講磨東萊蓋友朱張師周程而宗孔孟者也其子弟決不背其先學爲異端之趣不知子何從而得之是先生學出東萊而又爲象山之學者也

貫齋講友

縣令謝恕齋先生升賢

謝升賢字景芳號恕齋仙遊人與陳沂爲友端平中登第官至循州興寧令漕使方大琮提刑楊大異皆薦先生宜充師儒之選有太極圖西銘中庸大學解刻于濂泉書院

白石門人

教授蘇省齋先生思恭

州判黃先生必昌

黃先生以翼

卓先生琮

王先生傳 並見北溪門人

鼓院鄭先生思忱

鄭思忱字景千安溪人嘗從蔡白石遊雲濠案閩書先生授尚書于西溪李季辨解折精詣生徒常百數嘉定中登第爲新與令除遺利錢三百萬知崇安縣復均惠倉以私糴面錢市糴實之左遷浦城丞眞文忠公與語知其賢言于太守復得仕知南恩州辟浙東帥府參議官雷變

上封事言士溺苞苴習久難化民坐困且盜宜去梟卹貧節用蓄力除監登聞院參姓譜

鄭先生思永

鄭思永字景修安溪人好學篤行蔡白石愛其樸粹妻以女俾從學終身著易說

王先生次傳

江先生與權合傳

王次傳江與權與鄭思忱鄭思永蘇思恭卓琮王儔黃以翼黃必昌皆白石門人補

雲濠謹案泉州府志于蔡白石傳云一時如鄭思忱思永蘇思恭王次傳卓琮王儔黃以翼江與權黃必昌皆從北溪學是諸先生並兼從陳蔡者也

楊氏門人 劉李四傳

知州呂樸鄉先生大圭

呂大圭字圭叔南安人雲濠案一本作同安人居樸鄉因以爲號楊昭復弟子也昭復之學得之北溪陳氏以接朱子世號溫陵截派登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知漳州軍節制左翼屯戍軍馬未行蒲壽庚卒知州田子眞降元捕先生至令署降表先生不可變服逃入海壽庚追殺之所傳易經集解春秋或問學易管見其說易取陰陽對卦並論如乾坤作一論夬剝作一論之類

王氏門人

知州呂樸鄉先生大圭見上楊氏門人

呂氏門人 劉李五傳

隱君邛釣磯先生葵 附師辛介甫吳平甫

邛葵字吉甫同安人有志朱子之學初從辛介甫繼從信州吳平甫受春秋而親炙呂大圭洪天錫之門宋沒不應科舉杜門勵學居海嶼中因自號釣磯翁所著有易解義書解義詩口義春秋通義周禮補亡四書日講稀

周禮補亡自序

周禮一書周公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之書也後世之君臣每病于難行也何居葉水心謂周禮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此後君臣病于難行然則其終不可行乎善乎眞西山之

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周公之心何心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以是爲書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也歆也綽也安石也無周公之心而欲行之適所以壞之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覩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新安之朱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藴蓋程張朱氏之學周公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而是書實賴以明矣今制以六經取士乃置周官于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習他經毋乃以冬官之缺爲不全書邪夫冬官未嘗缺也雜出于五官之屬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熙間臨川俞廷椿始著復古編新安朱氏一見以爲冬官不亡考索甚

當鄭賈以來皆嘗斂衽退三舍也嘉熙間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矣葵承二先生討論之後加之參訂的知冬官錯見于五官中實未嘗亡而太平大典渾然無失欲刊之梓木以廣其傳是亦吾夫子存羊愛禮之意萬一此經得入取士之科而周公之心得暴白于天下後世則是區區之願也

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而周官至于三百六十今觀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成王將崩有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雖不廢其官未必一一皆有聚其大畧如掌葛徵絺綌掌染草徵染草掌

茶徵茶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徵毛羽每官掌一事無是
事未必有是官也軍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
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
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
祿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哉亦臨事兼攝耳故周官雖
曰三百六十者亦舉大數而言不必皆六十也今天官六十有
三地官七十有九春官七十夏官六十有九秋官六十有六冬
官全無漢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今據每官其屬六十而天官羨
三地官羨十九春官羨十夏官羨九秋官羨六計其所羨者四
十七官此豈非司空之屬官雜在五官乎秦火後不無缺殘冬
官豈得全無五官豈得有羨夫自伯禹作司空平水土以來至

周官之書皆曰司空掌邦土豈得以任土地之職歸之司徒職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似此之類頗多俞廷椿王次點皆以爲冬官未嘗亡錯見于五官中余細考之果未嘗亡也眞西山趙肩齋皆以爲次點之訂義有先儒之所未發謂冬官未嘗亡諸儒不能辯自漢以來癡以考工記補之未有言其非者予今以五官之屬其本文列于前以俞王二先生所刪補者參訂定爲六官之屬書于後則周官三百六十條然在目而冬官未嘗亡信然矣並從黃氏補本錄入

邛氏門人劉李十六傳

呂先生椿

呂椿字之壽晉江人從邱吉甫學著尚書直解春秋精義從黃氏補本錄入

宋元學案卷六十八終

滄洲諸儒學案表

李燔　子壆　孫鑣

饒魯　別爲雙峯學案

趙范

趙葵　子溍

方暹　別見勉齋學案

宋戚　見上晦翁門人

許應庚　別見雙峯學案

張洽　子格　子樘

廖德明　鄒應博

李方子——牟子才 別見鶴山學案

李文子

徐僑——王世傑——石一鰲——子定子

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葉采——陳天澤

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陳取青——子樵

黃溍——宋濂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禕

戴良 別見北山

同先生學案

陳基

劉涓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蔣允升

高明

附弟誠

李直方

李孝謙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陳樵　見上

巖翁

劉爚

朱元龍

葉由庚

朱中

子垕

孫欽 別見九峯學案

從孫應李

巖翁同調

胡淺

家學

李思齊

徐黼

胡太和

陳士允

熊慶胄

熊禾

胡一桂 並希泌講友

陳沂 別見北溪學案

劉炳

劉剛中

程洵——董銖 見上晦翁門人

曹彥約

曹彥純

詹體仁——眞德秀 別爲西山眞氏學案

林夔孫 —— 江萬里 父燁 —— 陳偉器
　　　　　　　　　　　　　趙介如 —— 汪華 別見雙峯學案
　　　　　　　　　　　　　　　　　　燕公楠
　　　　　劉南甫 古心學侶 —— 從子由聖
　　　　　　　　　　　　　　　歐陽守道 別爲巽齋學案

傅伯成 —— 子壅
　　　　　子康

黃灝

度正 —— 趙景緯

任希夷

宋斌

黃濳

陳孔碩——子韡別見水心學案

祖禧

父衢

陳孔夙

吳仁傑

陳守

陳定

陳宓——黃積見下瓜山門人

程端蒙——董夢程別爲介軒學案

董銖——從子夢程別爲介軒學案

董琮

程正則　並見介軒學案

王過

程珙

晏淵——晏枋

晏呂——子恪

史蒙卿　別爲靜清學案

韓居仁

方士繇——子丕父　別見勉齋學案

竇從周——衛炳

竇澄——衛炳

湯泳——衛翼

劉敞

李耆壽

趙綸

林湜

父師中

應純之

應謙之

應茂之

沈倜

張宗說——江塤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李如圭

郭䃲卿

趙汝談

潘植

潘柄——黃績——子仲元

蘇岡台

鄭獻翁

滕璘——趙雷——子順孫

滕珙——子鉛——黃習孫——陳櫟——倪士毅

朱升

程存

葉大有

吳彬

程顯道

子櫟 見上草窗門人

陳源長 —— 草窗同調

胡沆 —— 黃謙 別見勉齋學案

李仁屋

曾三聘

章康 —— 胡淳

陳駿 —— 子成父

歐陽謙之 —— 歐陽守道 別爲巽齋學案

饒敏學

孫調

李閎祖

李相祖

李壯祖

王過 父羽儀

楊楫

楊方——孟渙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楊復——李鑑 別見勉齋學案

李唐咨……陳思謙

林易簡

石洪慶

施允壽

趙師淵

趙師夏

楊至——陳沂別見北溪學案

余大雅

游儆

鄭可學

許升

劉炎——王侃

王佖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黃士毅

劉鏡

李東

方壬

方禾

方大壯

上官謐

傅誠

黃寅

梁琢

馮允中

呂勝己
楊仕訓
葉武子
俞聞中
吳英
黃孝恭
耶珏
饒幹
楊履正
孫枝——子起子
　　　子願質——孫璘

周謨
余宋傑
李煇
劉貴
李杞
李雄
宋之潤
宋之汪
潘友恭
杜斿
杜旝

鄭昭先
范念德
劉孟容
黎貴臣
林學蒙
徐寓
蔡念成
江默
戴蒙
程永奇
李季札

林至

嚴世文

楊與立

楊驤

楊道夫

徐昭然

姜大中

潘時舉——陳紹大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吳必大

劉砥——子子玠 別見勉齋學案

劉礪

王力行
吳壽昌
甘節
曾祖道
吳祀
陳文蔚——徐元杰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方誼
張顯父
孫自修
孫自新
孫自任

葉湜

子采　見上果齋門人

黃義勇

黃義剛

萬人傑

曹建

詹淵

符敘

童伯羽

龔蓋卿

李宗思

黃學皋

黃幹

饒魯別爲雙峯學案

李鑑別見勉齋學案

廖晉卿

李伯誠

李周翰

劉定夫

賀善

並晦翁門人延平白水籍溪屏山再傳元城龜山譙氏武夷豫章三傳涑水二程四傳

邵富國——張諒

漪翁再傳

張貢

鄭儀孫——張復

宋元學案卷六十九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滄洲諸儒學案上

祖望謹案朱門授受徧于南方李敬子張元德廖槎溪李果齋皆宿老也其餘亦多下中之士存之以附青雲耳李張諸子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述滄洲諸儒學案梓材案晦翁學派自西山蔡氏勉齋潛庵木鍾南湖九峯北溪諸學案而外謝山序錄並歸滄洲諸儒學案兩卷今則門人入是卷再傳以下入下卷

晦翁門人劉李再傳

文定李宏齋先生燔 附子塈孫鑑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文公學文公告以曾子宏毅之語退而名其齋以自儆尋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改襄陽文公歿率同門會葬時學禁方嚴不爲少怵九江守以遺逸薦召赴都堂審察力辭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除大理司直又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會洞寇亂漕帥各持其說先生謂寇獨非民邪請自馳往分兵守險諭順逆禍福寇皆帖服修贑江堤旱澇有備洪州皆爲沃壤時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漕司欲視民稅産物力各令藏之官爲封識則價可增先生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又劾爭之漕司即弛禁薦改通判潭州眞文忠德

秀為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先生不數月歸適史彌遠當國廢
皇子竑歎曰三綱絕矣遂不復出以直祕閣主管廣元至道宮
先生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方有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
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史臣李心傳論
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以先生為海內第一九江蔡念成稱先
生心事如秋月年七十卒贈直華文閣諡文定鐫其子塈補下
州文學孫鑛亦登第方明父遜饒伯輿曾趙忠靖葵其門人也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曰黃李

文憲張主一先生洽 附子格檻

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少穎異從文公學博極羣書嘗取曾子思
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為窮理之要

時行社倉法請于縣貸常平米建倉里中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弊甚先生請行推排法吏奸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尋知永新縣湖南郴寇作亂雲濠案郴寇史傳作郴寇與縣接壤民大恐先生單車往延見鬨者諭利害禍之寇竟不至薦通判池州數請祠時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先生爲長曰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已復謝病去端平初用薦召都堂審察不赴除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度正葉味道曰張洽何時可到將處以說書固辭遂除直祕閣主管建康崇禧觀以疾乞致仕卒年七十七卒後有旨除寶章閣先生自少用力于敬故以主一名齋所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畧子櫾檀賜同進士出身

梓材謹案先生謚文懿見金仁山吿王魯齋先生謚文先生曾孫庭堅序先生春秋三書亦云

吏部廖槎溪先生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順昌人少學釋氏及得楊龜山書讀之大悟遂受業文公之門乾道五年進士歷知莆田縣通判潮州知潯州除廣西提點刑獄移江西廣東復以直祕閣知廣州兼廣東經畧進直煥章閣除吏部左選郎官尋奉祠卒先生初除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心學之要在南粤立師悟堂刻朱子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入仕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學禁方嚴先生確守師說不爲時論所變所著有文公語錄春秋會要槎溪集行世

通判李果齋先生方子

知州李耘叟先生文子合傳

李方子字公晦邵武人性端謹純篤文公謂之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居家竟日危坐未嘗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遊太學學官李道傳屈官位輩行具刺就謁之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眞西山守泉以師友禮之郡政咸咨焉暇則辯論經訓每至夜分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先生獨不肯史丞相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宮僚或曰此眞德秀黨也諷臺臣劾罷之旣歸學者畢集嘗曰吾于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于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起家通判

辰州卒其卒也天子憫之與一子恩澤禮部尚書牟子才其門人也雲濠案一本云先生所著有傳道精語等書行世眞西山袁蒙齋嘗進其禹貢解授朝奉郎弟文子字公謹紹熙中進士歷知縣閬州亦從文公學爲學者宗仰修梓材謹案公謹號耘叟眞西山題巽齋所書鄭伯元詩後言耘叟筆力超拔甚似其兄見之如見公晦云

附錄

陳北溪答陳伯澡書曰李公晦質輭弱以驕牆爲便講學務驕牆而不必是非之太白論事務驕牆而不必義利之太分行政務驕牆而不必誅賞之太明與人交務驕牆而不必善惡之太察熟此一綫路不知其病痛不少也補

又曰世儒竊禪師之緒餘以爲別有一物光明迥超物表固當魔之門牆之外凡吾徒之畧于事而急于闘性與天道者亦不

可不戒李公晦門下樂與緇黃來往而又好觀楞嚴經解恐其
看他不破未能脫此圈檻也　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于
人而幽可感于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神獨知之乎不求人知
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　補

文清徐毅齋先生僑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從學呂東萊門人葉氏邽登淳熙進士調
上饒縣簿復登文公之門文公稱其明白剛直以毅名齋嘗言
文公之書比年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
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由秘書正字校書郎兼吳益王府
教授尋直寶謨閣提點江東刑獄以迕史彌遠劾罷端平初遷

祕書少監太常少卿凡經奏對累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剖析理慾分別黑白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弊垢愀然曰卿可謂淸貧矣賜以金帛固辭先生退而上疏言所謂貧者乃邦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女謁閹宦蠹國膏肓執政大臣戕時蟊賊比之于臣未爲貧也帝爲之感動經筵侍講復開陳友愛大義皇子竑得復爵邑又請從祀周程張朱以趙汝愚侑食寧宗皆如其言金使至無國書先生論宜館之于外迕時相意丐休遷工部侍郎奉內祠兼侍讀以疾申前請改寶謨閣待制奉外祠卒謚文清同邑葉由庚朱中皆門人也

雲濠謹案黎洲學案原本歸文清弟子朱先生元龍于東萊學案謝山序錄于麗澤諸儒學案云明招諸生歷元至

明未艶亦兼指文清所傳學派而言顧文清卒業于晦翁
為朱門高弟數傳而後如黃文獻諸先生多稱朱學則文
清學派宜入滄洲諸儒學案為是矣

文簡劉雲莊先生爚

劉爚字晦伯建陽人與弟炳俱受學朱文公呂成公之門登乾道進士調山陽簿轉饒州錄事參軍遷連城令改知閩縣僞學禁興歸武夷山講道讀書築雲莊山房為終老之計父憂服闋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擢提舉廣東常平遷湖西提點刑獄遷國子司業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自朱某發明于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世之所謂道學也請刊行所註學庸語孟以備勸講及白鹿洞規示太學俄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接伴金使于盱眙還言兩淮之地宜加經

理約頃畝以授田列溝洫以儲水具田器貸種糧使相保護使
相糾率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平居則耕有警則守力餘則戰非
止一時之利也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修注官權兵部侍郎
封建陽縣開國男賜食邑兼太子左諭德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試刑工二部奏乞絕金歲幣罷遣賀正使建制置使于歷陽以
援兩淮進權工部尚書封子爵兼太子右庶子卒贈光祿大夫
賜諡文節著有奏議史稿經筵故事講堂故事雲莊外稿等集

杼材謹案先生爲籍溪高弟恆軒先生懋之子眞西山爲
先生神道碑云公在家庭耳濡目染府君授以程氏書曰
觀此可以爲學矣晦庵朱先生以道德爲學者師公出入
其門切磨講貫者數十年視他從遊之士爲最久而所造
爲獨深其學粹然一出于正又云少習家訓長得明師又
見四方前修鉅儒如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皆與往復
講論

侍郎劉睦堂先生炳

劉炳字韜仲建陽人與兄文簡爚從文公遊舉進士累官兵部侍郎朝請大夫著有四書問目參閩書

雲濠謹案先生號睦堂朱子答呂伯恭書云建人劉氏兄弟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于門下是先生兄弟並及呂門之證

縣丞劉琴軒先生剛中

劉剛中字德言光澤人嘗讀老莊荀楊之書有所得皆爲發明及遊朱子之門先生以所業請質朱子曰老莊書壞人心術自是篤志于道朱子易其字曰近仁與黃勉齋爲友旣歸築室講學號曰琴軒四方人士翕然從之薦于鄉登嘉定四年進士授漢陽簿調蘭溪丞卒文公子侍郎在爲狀其行邑士大夫舉祀

鄉賢有師友問答

雲豫案先生所著又有西溪奇語若干卷

師友問答

剛中問先生曰義利之辨爲吾儒第一關頭學者講求有素所見非不分明及處事卻又糢糊何也先生曰秖緣見不分明耳若分明如薰蕕觸鼻即聞旨否入口即覺曰然則𥚃所見爲義者非義見爲利者非利乎曰此又何嘗不是只見其大畧曰此是義此是利究竟幾微分際尚未甚黑白剛中曰幾微分際何在先生曰在公私閒以公心出之利亦是義以私心出之義亦是利剛中曰若是公私在心義利在事心不應事事不應心柰何先生曰大學戒自欺求自慊知之眞行之力不待處分其事一動念早自義利判然至若舍利取義已屬事後應迹剛中心

喜稱快而退

問爲學工夫須是有起端處人心之五常猶天運之五行迭相爲明循環無端初學復性從那一端下手先生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人而智則見理明無地欲爲仁便認眞有箇仁欲爲義便認眞有箇義欲爲禮便認眞有箇禮欲爲信便認眞有箇信因物索照審端用力知得去向自不泄于所往易文言曰體仁足以長人利物足以和義嘉會足以合禮貞固足以幹事仁義禮信而不及智者智居乎其先也

問大學一書包孕聖功王道何以云初學入德之門先生曰凡人居處有門必先有路識得路方到得門到得門方升得堂入得室大學綱領條目是門也本末先後是路也格致誠正修齊

洽乎是堂也明新至善是室也初學便學論語望洋向若無有涯涘何如循途歷級從容馴至扶進高深若不得其門而入將假假乎其何之

問人不學不知道學在讀書上見道在行事上見必讀書然後可行事與先生曰固也然學即學其道非作兩截無論讀書無論行事恁地皆是道恁地皆是學果于經史典籍潛心玩索日用云為細意體察自能窮天下之理致吾心之知豈談空說玄之謂道鉤深索隱之謂學哉

問大學八工夫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敢請物恁底物先生曰此說程伊川言之甚善所謂格物者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于無形無迹

之境當前物理反不能離所遺矣

問伊川涵養須是主敬進學則在致知主敬致知殆亦非兩截事與先生曰主敬則心靜致知則理明心靜理明知以涵養而益深沈然敬非終日危坐游心淡泊必有事焉神不外馳而說心研慮時時有新得也

剛中每見善人縱極愛敬不過當面則然見不善人雖其人久不在猶作十日惡自知性情之偏不知何以克治使嫉惡之嚴移而之好善之篤先生曰人心本自有善故投之以善則順人心本自無惡故投之以惡則逆順受易忘逆受難制其勢然也要惟是爾學問工夫未到率其本然未免過于忿懥若能以沖和者養成氣質漸漸消融結習自然寬厚平夷好善惡惡各適

如其分量而止而偏私悉化德器亦自此深醇

問周子主靜程子主敬二說各願聞其大概先生曰屏思慮絕紛擾靜也正衣冠尊瞻視敬也致靜以虛致敬以實然此中皆有誠實工夫豈摸形捉影而得周子靜則禮先樂後程子敬則自然和樂和樂禮樂非爾所及但時時收斂將身心攝入靜敬中正心誠意久之自有進步處

剛中自思尊聞行知柰一日之閒聞而知之者分數多尊而行之者分數少因想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直是學不得底先生曰天下事理有為吾所合知合行者聞斯行諸可也如此事知其當如此行值事不我屬如何拏定要行若遇行事時苦于窒礙則又不可無知妄作或商以師友或證以古今又何

嘗不是尊所聞行所知

敢告先生某向年于衆情酬酢之地口雖不言私下一一對勘常覺得自家儘有好處別人儘有不好處今雖漸減亦時或微微有此意思先生厲聲曰是癡也是最不好如何反說自家儘有好處剛中憮然爲間曰先生何以教之先生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

問讀其書想見其爲人不敏讀書時亦嘗掩卷沈吟思慕愛悅其人時時髣髴欲得見古人情狀究不我與何也先生莞爾而笑曰所謂想見者想見其爲人非想見其人也我不在古人地位亦不能到古人地位要其所以爲人處皆可師法從容久坐如對古人須從古人行事上著意彈琴見文王十日得進實實

地有神相契合柰何虛空摹擬將千年已朽之骨作栴檀佛像觀邪

問太極極字不訓中當作何解先生曰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諸樞極根極之義今天樞天根號北極義可通也太極者陰陽之樞紐萬物之根柢也蓋極也而太矣

問程子言仁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先生曰豈惟穀種凡果實核內其中心皆曰仁

問醫家謂手足痺痿曰不仁其形象不與穀種果核反對先生曰仁是性之生發流通者穀種果核能生發也手足痺痿不流通也

問聖人垂訓教人務須委備詳盡先生獨不喜人繁瑣豈謂語

言文字太多必至纏繞支離先生曰辭達而已矣即不纏繞支離苟不達累千萬句奚爲程夫子亦謂立言宜蘊藉含蓄毋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梓材謹案學案原本所錄師友問答二十三條今移爲附錄者二條又移入伊川學案一條移入橫渠學案一條移入范呂諸儒一條移入晦翁學案二條移入蜀學畧一條

附錄

晦翁居先生侍晦翁語先生曰子來從吾遊也誰使之先生避席前跽曰曾王父河南開封府君使之也府君官開封府尹南渡力沮講和不得每恨不能雪恥報仇歸隱壘田雲峯山下易簣屬後人曰閩自楊龜山倡道東南進而益上起羣儒而集大成其在朱韋齋公子沈郎乎爾輩可往就學先生爲誦府君述

懷詩曰撫心有恨辜君國學道無成愧子孫晦翁嗟歎不已

李方子黃直卿與先生侍晦翁左顧右盼已而徐徐語先生曰爾輩用工夫不要把合底事看得虆惺只當做日用飲食人生本應如此元初離不得有事勿正略著一形象生一計較不急遽即惰慢忘助兩病微一時俱到矣

錄參程允夫先生洵

程洵字允夫婺源人晦庵內弟就學于晦庵再調廬陵錄參與新使君不協臺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是僞學之流等語先生與晦庵書曰某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晦庵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參道命錄

文節曹昌谷先生彥約

曹先生彥純合傳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初事朱子于白鹿書院又十四年復見于嶽麓書院淳熙進士累遷知澧州未上以京湖宣撫薛叔似辟主管機宜勉齋黃文肅公歎曰是偉人也薛能得之良不易惜未能用之耳攝守漢陽金人大入棗陽信陽破兵而襄陽將帥內自相戕先生絶江見薛勉以持重求士棗得許㓂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而党仲昇將宣撫軍屯城中金人圍安陸游騎至漢川觀受方畧結漁戶守南河金人至逆擊斬其先鋒且遣死士焚其戰艦大軍繼進連戰北復追擊之時漢陽羣盜亦乘閒起及金人遁捕盜盡平之進秩二等就知漢陽宇文紹節爲宣撫先生言不桒棗陽不足以守隨守隨所以守德安不[illegible]

信陽不足以守德安守德安所以守黃不築神馬坡樊城不足以守襄陽守襄陽所以守光化又言荆湖之勢以鄂渚爲腹心江陵德安爲兩臂其餘猶十指襄州雖大不過駢拇巨擘耳若都統制在襄則副都統制宜在江陵嘉定元年詔求言先生上封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爲利惟其所向輒應所求輒得以我爲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遲留小使督責邊備假以歲月當知眞僞設復大舉則民固已怨欲進而我已戒嚴欲退而彼有鈸兵決勝可期也尋提舉湖北常平兼權知鄂州改提刑已而以爲雲南運判先是開禧三年桂陽有盜吏不以實聞桂陽當湖南江西廣東三路之脊山川險絕盜竊其閒江西羣不逞相挺而起東跋南吉西逼郴衡南蹂韶石北抵攸瓊數千里患之明廷調

江鄂軍捕之不得要領而江西專務招安謊降覆出朝廷患之
會賊破安仁茶陵桂陽進逼長沙之攸縣中朝復下江西招安
之令先生持之不可曰是犯衆怒損國威詔以直祕閣充湖南
安撫使知潭州先生督諸將逼賊巢而屯賊之諸長曰羅世傳
李孟一李元礪李新李如松胡友睦而羅世傳尤黠官軍擊破
新降如松遂復桂陽孟一復至以有備引去攻樂平官軍復擊
破之遁入寨遂圍之元礪來援世傳密請圖之以自效先生許
之世傳竟禽元礪明年破孟一餘黨漸平而世傳恃功索賂無
厭不肯出峒池州牧許俊駐吉之龍泉頗結世傳許以承襲世
傳乃以元礪獻江西右司胡渠主之請用世傳盡主諸峒悉撤
兩路戍兵先生固爭乃以羅九遷者爲間令友睦圖而殺之世

傳死而諸峒服江西來爭功先生不之校也壽上書後事宜進直龍圖閣五年以吏部郎召先是宰相之弟守澧兄子守吉盜熾且及二郡故亟以先生與王公居安代之盜平宰相以爲媿且妒之乃以右正言鄭昭先疏寢召命罷免昭先亦嘗學于朱子者也先生徑歸卜居南康罕至城市或謂宰相曰人言曹長沙與入爭功二年來無一字到廟堂此豈競進者八年除利州運判知利州時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橫制司董居誼不能馭之反曲意承奉先生以蜀邊諸司並列兵權不一有警則紛然奏議理財者詆兵弱握兵者咎財匱乃作病夫議陳之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今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恪守忠

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馭以維繫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猝有緩急各持己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昔秦隴以善戰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于怙勢不在于尊上用兵者志在于詠貨不在于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至有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既誅而士伓人心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效者漸無階級之分由皁郊以至宕昌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鬬緩急之際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則又不止于一軍而已苟不正其本原摩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近邊境必當擁親兵有兵權者必

當領經費必當寛用度至于忠義之兵又須有德者以爲統率
擇知書者以爲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用之也今議不出此
乃欲幸勝以爲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時朝論未
以爲然其後制閫雖暫徙利州而兵賦異掌卒莫能合先生以
病乞歸次年拜江西安撫使知隆興府未幾蜀邊被兵内有張
福莫簡之變朝論思前言以戸部侍郎召尋以寶謨閣待制充
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生乞赴闕奏事不報移書廟堂請
對又不允蓋有憚其來者先生遂奏辭改知福州先生請辭制
置而受待制于義未安又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潭州又辭乃
奉祠已而復待制寶慶元年以兵部侍郎召入對首勸講正學
防近習次言當以慶歴元祐聽言爲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爲戒

年來有以賣直好名之說見奏對者願倚忠直如蓍龜去邪佞如蟊賊其有阻撓讜言者必加斥逐末言宜敕邊吏愛民已而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侍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信于天下然兄弟至親猶誤于狂妄小人之手而道路異說猶襲于尺布不縫之謠臣以爲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文帝封淮南之二子本朝太宗之所已行也今若法之雖不止謗而謗息矣又薦隆州布衣李心傳精史學尋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又除寶謨閣直學士奉祠仍兼侍讀嘗因進讀言曰古人以德行爲才十六才子自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皆德行之所發見後世以欺詐暴虐爲才如酆舒知伯盆成括皆以才稱卒于敗事其實本非才也鶴山

魏文靖公同在從班聞而歎服次年遷兵部尚書力辭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陛辭獻曆張蘊古趙師民二箴請圖之座右且言下情猶未通横斂猶未革上曰其病安在公曰臺諫專論人主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苞苴公行于都城則州縣横斂無可疑者時相恨之又言夷狄盜賊之患惟在處置得宜一曰守道二曰固本三曰通財四曰稽衆五曰愛民尋以病辭常德之行奉祠得歸自草遺表其畧云望陛下精勤務學恭儉修身屈己以求直言不惡其訐守信以禦外侮不邀其功塞災荒遷謫之門絕饋遺往來之路疾奸貪以寬民力進恬退以厚士風詔加華文閣學士致仕卒謚文簡所著有輿地綱目十五卷昌谷類稿六十卷經幄管見七卷先生之在朱門勉齋稱爲豪傑之

士蓋論學就以勉齋爲第一論經濟大畧有以自見以先生爲第一兄彥純亦學于朱子之門 修

龍圖詹元善先生體仁

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隆興元年進士第爲晉江丞宰相梁克家薦于朝入爲太常博士攝金部郎官光宗即位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陞司農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除太常少卿陛對首陳父子主恩之說謂易于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脫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閒隔而無斷絶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潰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

泮然而釋如遇雨然何其和說而條暢也時上入不過重華宮故引易睽孤之義以開廣聖意後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開禧二年卒先生少從朱子學以存誠愼獨爲主爲文悉根諸理周益公必大嘗疏薦三十餘人皆當世名士先生與焉郡人眞西山早從之遊嘗問居官涖民之法先生以盡心平心告之盡心則無媿平心則無偏當世服其確論 雲濠案謝山學案底本有云詹元善所著有象數總義詹司農集

梓材謹案先生亦爲劉屏山門人考宋史先生本傳言先生父憔與胡宏劉子翬遊則屏山固其父執也

詹元善語 補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

雲濠謹案先生遺集載此語後云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

縣尉林蒙谷先生夔孫

林夔孫字子武古田人從朱文公遊嘉定中特奏名爲縣尉著有中庸章句參閩書

雲濠謹案福州府志載先生著又有書本義蒙谷集蓋先生號蒙谷見萬姓統譜

忠簡傅竹隱先生伯成

傅伯成字景初晉江人忠肅公察之孫直祕閣自得之子也少從文公學隆興初與兄伯壽同登第慶元閒爲太府寺丞力言呂祖儉不當貶朱熹不可目以僞學又言朋黨之弊起于人主好惡之偏出知漳州一以律己愛民爲本推文公遺意行之召除工部侍郎火災陳三事曰失人心曰壞軍政曰啟邊釁朝議

欲納金人之畔降者先生言不宜輕棄信誓中丞鄧友龍劾罷之嘉定更化召對面論前日失之戰今日失之和今之策雖以和爲主宜暇日爲戰守之備權戶部侍郎拜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史彌遠密諭以當共政使有所彈劾先生曰豈可傾人以爲利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滅私改權吏部侍郎俄補郡八年召不至理宗即位加寶謨閣直學士予祠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尋召除寶文閣學士奉內祠胡夢昱坐論濟王冤狀貶抗疏力論不報加龍圖閣學士先生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己出語及奸邪聲色俱厲嘗薦戶諫疾革疏草亟命繕寫朝服而逝端平中諡忠簡初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 修

雲濠謹案先生年八十四卒著有竹厓居士集三十卷奏議十卷書志六卷見泉州府志

提舉黃西坡先生灝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薦除登聞鼓院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敕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閌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削兩秩而從其請閣之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皆不赴卒先生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文公守南康執弟子禮文公歿黨禁方厲先生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修

侍郎度性善先生正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少從朱子學紹熙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太廟災獻二說其一用朱子之議其一因宋朝廟制而參朱子之議自西祖東爲一列每室之後別爲一室以藏祧廟之主各依昭穆次序後世穆之祧主藏太祖廟昭之祧主藏太宗廟仁高二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藏亦如之前爲兩室三年祫享則帷帳幕之通爲一室盡出諸廟及祧主並爲一列合食其上于本朝制度初無更革頗得三年大祫之義著有性善堂文集

宣獻任斯菴先生希夷

任希夷字伯起邵武人雲濠案一本云其先眉州人祖賢臣始居邵武第進士調浦城簿從文公學文公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爲太常簿奏乞編次紹興以來禮書從之累遷禮部尚書奏周敦頤及二程

百代絕學之倡乞賜謚其後周謚元程謚純謚正皆先生發之
權參知政事時史彌遠柄國人執政皆具員識者頗譏其拱默
謚宣獻修

布衣宋先生斌

宋斌袁州人少從黃勉齋李宏齋登朱子之門學禁方嚴羈旅
困沮年且八十趙清敏與懽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禮布衣
故事卒葬西湖上歲一祭之則其賢可知矣

知州黃復齋先生㽦

黃㽦字子耕分寧人嘗從文公遊舉太學進士歷官大理寺簿
軍器監丞後知台州上蔡子孫居台者旣播越流落先生求之
民間收而教之勤苦夙夜郡稱平治遷袁州卒著有復齋集

修撰陳北山先生孔碩祖禧父衡

陳先生孔夙合傳

陳孔碩字膚仲侯官人祖禧父衡皆爲晦翁所稱許先生少即以聖賢自期旣從南軒東萊學復偕其兄孔夙事晦翁著中庸大學解北山集學者稱爲北山先生官祕閣修撰子韡從葉水心遊

國錄吳蟊隱先生仁傑

吳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自號蟊隱其先洛陽人居崑山博洽經史講學于朱子之門登淳熙進士第歷羅田令國子學錄有古周易洪範辯圖漢書刊誤補遺等書

將作陳先生守

陳守字師中莆田人父丞相俊卿嘗館朱子于白湖仰止堂使子弟受業焉先生寬宏剛直朱子題其書室曰敬恕且爲之銘以父蔭補官歷太常寺丞工部員外郎凡六授郡符三持使節俱以廉清特稱晚爲將作監卒 參道南源委

承奉陳先生定

陳定字師德莆田人丞相信安公俊卿第三子奏授右承奉郎年十三已知古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子之文以信安命請業于晦庵年二十五卒 參朱子文集

直閣陳復齋先生宓

陳宓字師復莆田人丞相信安公之第四子也少從其兄守定同遊文公之門長從黃勉齋榦嘗爲朱墨銘以驗理欲分寸之

多寡謂朱屬陽墨屬陰以薦歷泉州南安鹽稅主管南外睦宗院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遷軍器監簿上言三事一宮閫儀範未正二朝廷權柄分奪三政令刑賞舛逆又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出知南康軍歲大祲奏蠲其賦十九令流民羣集就役以築江隄給食活之與諸生講論白鹿書院改知南劍州復大旱蠲宿逋十數萬弛新輸三之一又創延平書院倣白鹿洞規無何請致仕直祕閣主管崇禧觀卒自言居官期如顏真卿居家期如陶潛又深愛諸葛亮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御史王遂追論其直宜褒以勸天下贈直龍圖閣所著有論語註義問答春秋三傳鈔續通鑑綱目唐史贊疣諸書

雲濠謹案一本云先生與黃直卿李敬子同入廬山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文公舊迹家居作仰止堂像文公于其中又築滄州草堂與諸生講學直卿暮年論當世志道之士眞西山李貫之及先生三人而已

太學程蒙齋先生端蒙

程端蒙字正思號蒙齋鄱陽人師江先生介雲濠案江先生已見龜山學案而受業于文公淳熙七年鄉貢補太學生對策不合罷歸

百家謹案新安爲朱子之學者不乏人而以程蒙齋爲首蒙齋之後山屋以飭著雙湖以經術顯其後文獻蒸蒸矣

性理字訓

天理流行賦于萬物是之謂命人所稟受莫非至善是之謂性主于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感物而動斯性之欲是之謂情爲性之質剛柔强弱善惡分焉是之謂才心之所之趨向期必

皆由是焉是之謂志爲木之神在人則愛之理其發則惻隱之情是之謂仁爲金之神在人則宜之理其發則羞惡之情是之謂義爲火之神在人則恭之理其發則辭遜之情是之謂禮爲水之神在人則別之理其發則是非之情是之謂智人倫事物當然之理是之謂道行此之道有得于心是之謂德眞實無妄是之謂誠循物無違是之謂信發己自盡是之謂忠推己及物是之謂恕無所偏倚是之謂中發必中節是之謂和主一無適是之謂敬始終不二是之謂一善事父母是之謂孝善事兄長是之謂悌天命流行自然之理人所稟受五性具焉是曰天理人性感物不能無欲耳目鼻口斯欲之動是曰人欲無爲而爲天理所宜是之謂誼有爲而爲人欲之私是之謂利純粹無妄

天理之名是之謂善兇暴無道不善之名是之謂惡物我兼照擴然無私是之謂公蔽于有我不能大公是之謂私凡此字訓蒐輯舊聞嗟爾小子敬之戒之克循其名深惟其義以達于長以會于學審問明辨精思篤行孜孜勉焉聖可賢致

附錄

朱子曰小學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卻是一部大爾雅

縣尉董槃澗先生銖

董銖字叔重稱槃澗先生德興人學于朱子登嘉定進士授迪功郎婺州金華尉黃勉齋誌其墓（雲濠案江西通志先生所著有性理注解易注）從子夢程傳其學

（梓材謹案程董二先生爲介軒所自出原底冠介軒卷特介軒學案當斷自介軒故二先生及王拙齋並入是卷）

程董二先生學則補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閾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諠譁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粗豪狠傲勿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

勿爲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衩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恥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以計徧數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欹傾

几席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笥衣篋必謹扃鑰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

附錄

朱子跋學則曰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家塾黨庠術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于身體者由此故也是書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焉凡爲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于今日矣于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

王拙齋先生過

王過字幼觀德興人也從學朱子德興學宮三賢祠祭淵第一程炎之其一卽先生也學者稱爲拙齋先生與程董稱三先生

程柳湖先生珙

程珙字仲璧蒙齋先生之從曾孫也亦登文公之門著有易說

雲濠謹案先生號柳湖

晏蓮塘先生淵

晏淵字亞夫號蓮塘涪陵人西晉中郎將晏清之後世世居襄陽後徙居蜀冢培坪山受業文公所著有孟子註今佚門人陽枋陽岊

方遠庵先生士繇

方士繇字伯謨莆田人父豐之仕至監豐國鎮朱子稱其詩豪壯先生少孤依母邵武呂氏已而徙居崇安從朱子遊聰明絕人持以謙厚嘗累試場屋不利棄舉子業專以講學授徒爲事

六經皆通尤長于易紹熙間朱子門人有至行在者公卿延致惟恐後先生在遠聞之曰異時必為學者禍未幾偽禁果作又嘗勸朱子少著書以朱子教人讀集註為未然其憂深思遠類此所為詩尤溫潤有遠庵集

祖望謹案方伯謩一名伯休移居依文公于建陽文公與黃勉齋手書曰伯謩不幸未去時亦安靜明了但可惜後來廢學身後但有詩數篇耳則方之所造可見其安靜明了或得之二氏者也王深寧目為高弟蓋據放翁所作墓誌云

竇先生從周

竇先生澄合傳

實從周字文卿丹陽人也生長田里衣食自給其爲人醇朴深居僻出足不及城市年過五十從游默齋學後聞朱子講席之盛即裹糧從之其弟澄字叔清負笈以隨漫塘劉文清公嘗稱之曰實君求道之切世所罕見近世吳門葉元老忘其年之長往從鶴山于渠陽可以比之漫塘之初志于學源流頗自文卿兄弟其後始從默齋而京口一帶向未嘗宗朱張之學導山導水實自文卿而漫塘大之嘗有盜入其居睥睨久之無所得既而始悟其爲先生之居也相與謂曰無驚此公即去朱子聞之笑曰此所謂蠻貊可行者也先生之弟子曰衛炳 補

庶官湯靜一先生沅

湯沅字叔沅丹陽人也稱靜一先生江淮制置使東野之孫潤

州學者自竇氏兄弟從朱子遊繼之者爲先生始仕官未上而卒漫塘以前輩嚴事之其弟子曰衛翼補

劉靜春先生澂

劉澂字季文一字靜春廬陵人學于朱子之門與西山雅重之嘗謂人曰吾輩所言皆是皮膚惟靜春能道其骨髓若靜坐山中十年庶幾敢望靜春耳然先生晚年頗不滿其師中庸章句之說以是與西山多不合其論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而貴于物爲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吾夫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則人之性豈物之所得而擬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專言乎人而不雜乎物也或者謂必兼人物而言之似也而差也古先

聖賢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專以人言者易曰各正性命是乃兼人物而言之然既曰各有不同則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性亦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見矣因著爲就正錄西山力與之爭先生終不以爲然每見必力持其說西山引觴解之曰生平竊笑漢儒聚訟吾儕豈可又爲後世所笑姑各行所學而已稿

梓材謹案有與先生同名氏者字聲伯樂清人知慶元府請建慈湖書院見宋史又案清江劉子澄居廬陵號靜春是廬陵劉氏有兩靜春也

知州李先生耆壽

李耆壽字南公江陵人也累官知達州先生嘗學于朱子又嘗學于陸子其通判沔州時金人正圖蜀沔守帥師出乃攝州事

流民數十萬滿野抄掠截借西河所運糈糧以給之斥關候增棧道收潰散次年會師捄大安制府檄之巴州招降巴山盜權興等出知隆慶府知蓬州皆有聲以言者罷及起家守達尢崇教化初先生之嫡母無子撫之爲子而生母王氏被出先生不知也嫡母卒其父告之先生奔走四方以求之得之襄陽之雁汉迎歸侍養二十餘年人以爲難補

安撫趙時齋先生綸

趙綸字君任忠節公鼎曾孫也五歲誦書入耳不忘年十九從朱子于宮沙趙忠定公汝愚以忠節故召先生兄弟語曰遠器也白上以忠簡恩用之爲澧州安鄉令以義勇平羣盜宣撫使吳獵上其功改安撫機宜文字時議散遣沿邊忠義或慮召變

制置使李大性委之先生至則果騷動推誠諭之竟帖然而議拔其帥孟宗政扈再興等數人後皆爲名將改知滏陽縣已而通判江陵皆有聲嘉定九年遷知信陽軍金人入寇先生疾馳至郡繞城濬隍蒐軍實勵將士拔袁海于囚拔董思明于野授以帥兵薄城下擐甲登堞矢石雨發金人知有備拔柵以火攻先生遣康孝先帥死士潛出抵金人帳斃其酋注首槊上金人棄攻具走俄而復至先生固守調諸軍列柵淮壖間出遊騎以誘之一日乘勝逐金人大潰俘獲無算盡以隸軍次年諜知金人又治兵先生豫定諸軍之出戰者巡徼者列柵而守者并城中之分門而守者金人至及其未定急擊之斬馘多金人以二萬人環城以萬人阻東諸山而陳先生親督戰軍士一當十金

人敗走又明年浮光棗陽被圍光山破先生曰是吾脣齒也光守乞師先生遣思明與海援之而使從間道入光約表裏相應未至俞司檄移師防江先生不可金人乘勝入梅林列柵據關取倉粟江上大震先生急召思明倍道抵關東馬山谷間步出攀木緣崖魚貫而行三十餘里設伏于隘中途禽金人之爲候者遂拔柵入爇其酋之臥帳金人驚潰奔迸思明軍士憑高譟之呼聲震山谷奪其旗幟暨敕牛馬雜畜盡得前此官軍所遺貲仗并難民之陷軍者而淮西之師亦集遂解浮光之圍先生本宰相家兒素心喜應進士舉而累督軍輒捷如宿將然嫉妒亦自此而起論功以直秘閣仍守信陽俄而以直煥章閣充淮西安撫使知廬州又改湖北安撫使知江陵府未至言者論罷

之明年奉祠尋知其無罪也復以直煥章閣充淮西安撫使知廬州而先生已卒其家矮屋五楹不蔽風雨所著有時齋集二十卷補

直閣林盤隱先生湜父師中

林湜字正甫長溪人父中奉大夫師中迎師于蜀得師先生以歸學者常數百人中奉爲高弟先生從朱子遊舉紹興進士除監察御史疏言陛下托股肱于宰執而除授皆小人寄耳目于臺諫而彈擊皆君子治亂之大無過于此時論多之寧宗即位以太府少卿使金金主賜之衣先生不服金人曰君命何可慢也先生曰宋正統相承羣官服視其品今易左衽有死而已金人趣之謝先生盛服入謝金主不能屈使還寧宗獎之遷司農

既韓侂胄用事呂子約貶嶺外先生謂余丞相端禮曰此叔世事也執奏收回大臣之責丞相可不勉乎于是不能安于朝出為湖北運副奉祠已而知泉州又奉祠進直龍圖閣有盤隱類稿十卷補

梓材謹案水心誌先生墓云朱公元晦既講士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未歿數月猶走書問疑義云

侍郎應先生純之

應先生謙之合傳

應先生茂之合傳

應純之字純甫永康人吏部侍郎孟明子也與兄謙之茂之俱從朱子嘉定三年進士知楚州兼京東經畧安撫使李全來歸請大舉復中原時相史彌遠不聽晉兵部侍郎持節如故金人

人寇力戰死之補

沈先生僩

沈僩字仲莊永嘉人學于朱子精地理補

推官張玉峯先生宗說

張宗說字巖夫崇安人也學于朱子厚德爲鄉里所重紹興五年有盜焚掠井邑自西而東至張氏之境而返又五年復作自東而西亦及張氏之境而返咸曰此長者所居也毋犯以累舉恩受官而朱子適忤韓侂胄罷歸先生率僚友送諸武夷會于精舍語及時事感憤激烈朱子喟然曰巖夫眞可與語爲之張飲盡歡且書樂府一闋命門人歌以贈調歸州推官未上致仕自號玉峯逸老其壻即江塤也補

撫幹李先生如圭

李如圭字寶之廬陵人紹熙癸丑進士福建撫幹文公與之校定禮經所著有集釋古禮十七卷釋宮一卷儀禮綱目一卷鶴山稱其密緻而惜其鄭賈之言是信補

正肅郭兌齋先生磊卿

郭磊卿字子奇仙居人嘉定七年進士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右史彈劾權倖無所避初理宗微時與鄞人余天錫善旣即位擢至執政而人材猥劣朝論不與先生劾之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枯權不法先生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爲嵩之耳目所得亟除先生起居郎先生憤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先生與徐元杰劉漢弼等號端平六君子卒諡正肅立正諫坊以旌

之參赤城新志

雲濠謹案謝山劄記云郭磊卿有兌齋集

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

趙汝談字履常大梁人温州守汝讜之兄也雲濠案咸淳臨安志云太宗八世孫居餘杭登淳熙進士丞相周必大得其文語參知政事施師點曰是子他日有大名于世嘗從朱子訂疑義十數條朱子嗟異之以江西安撫使幹辦佐丞相趙忠定公汝愚定大策忠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及忠定去國先生兄弟罹黨禍斥去後以安慶府教授召試擢正字歷遷知無爲軍循聲卓著金人內變獻料敵備邊二策改知温州未幾改外宗正族屬皆望風而化寧宗崩以哀痛得疾賀理宗表力寓勸戒陳碩曰此諫書也數

丐祠史彌遠不許迺杜門著述端平初以禮部郎累遷至權刑部尚書方先生爲講官因講論語而言漢元帝恭儉無過惟剛不克改明不能繹優柔不斷而業遂衰蓋亦有爲而言嗣以所注易進講忤時宰意然所言多稱上旨上謂卿文學高世宜代予言先生卒以老祈免及卒轉兩官遺表上又轉四官雲濠案咸淳臨安志嘉熙元年卒景定四年諡文懿先生天資絕人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策其論易以爲爲占者作書堯舜二典宜合爲一禹功只施于河洛洪範非箕子作詩不以小序爲信禮記雜出諸生之手周禮疑傅會女主之書要亦卓絕特立之見其爲文章有天巧常論韓非李斯皆有荀卿之才惟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獨能守其身不苟希合士何可不自重哉所著

有易書詩論語孟子周禮儀禮記荀子莊子通鑑杜詩注參史傳

梓材謹案先生號南塘見直齋書錄解題

附錄

先生謂眞西山曰當思所以謀當路者無徒議之而已西山答曰公爲宗臣則固當然德秀不過朝廷一論思之臣耳補

潘立之先生植

潘植字立之懷安人世業儒先生承家學尤喜從鄉閭善士遊後聞朱子講道武夷非他師所及遂與弟柄負笈而往拜焉先生工于文尤嗜史學上下數千年貫穿出入未嘗射策決科兄弟皆以弱冠摳衣有道厲志前修家居日以濂洛諸書相磨礲暇則接武林壑閒徜徉觴詠怡怡如也參黃勉齋集

梓材謹案宋有與先生同名氏者字子醇安正人嘗著易說

潘瓜山先生柄

潘柄字謙之立之弟年十六即有志于道與立之往事朱子于武夷朱子以所學授之嘗言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則淪于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則陷于惡而不自知學者稱瓜山先生著有易解尙書解參道南源委

朝奉滕溪齋先生璘

滕璘字德粹婺源人與弟珙俱從朱子遊造詣深邃薦舉于鄉入太學淳熙甲科調鄞縣尉教授鄂州改除四川制置司幹官韓侂胄當國或勸先生一見可得掌政先生曰彼以僞學誣一

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善士顧可干進乎後知嵊縣値歲饑奉
行荒政多全活廟堂欲處之班列終不肯爲韓屈徑從銓曹註
慶元簽判及主管官告院以病奉祠未幾倅隆興兩爲帥司參
議官至朝奉大夫遺文有溪齋類稿三十卷 參姓譜

縣令滕德章先生珙

滕珙字德章婺源人德粹之弟入太學登淳熙進士終合肥令
與德粹齊名 仝上

雲巖謹案江南通志載先生令合肥有仁政

隱君胡洞源先生泳

胡泳字伯量建昌人文公之高第弟子也不樂仕進學者翕然
尊之稱爲洞源先生著有四書衍說

雲濠謹案白鹿洞志載先生云稱桐栢先生桐栢洞淵字形相類未知孰是

忠節曾先生三聘

曾三聘字無逸新淦人三復弟幼有異質日記千言乾道間由進士累官秘書郎光宗時三上疏指陳時事黨論興坐重劾卒贈直龍圖閣謚忠節參姓譜

梓材謹案解學士爲胡貞婦傳贊言先生事朱子爲門人高弟弟子

聘君章雪崖先生康 附門人胡淳

章康字季思吳縣人安貧樂道居城西人稱之曰聘君嘗問學于朱子默有所契年七十步履如飛或訝其有方外之遇問之曰吾師聖賢無外學也淳祐五年卒年七十九郡人胡淳從之遊歲時致酸醴薪米所著雪崖文集十卷詩集五十卷淳字以

初參姑蘇志

附錄

車玉峯脚氣集曰韋雪厓平江臨君子也不曾見晦翁而時時有書問道晦翁答書見存有時常高聲云世紛如何汨沒得自家可以見其胸中之所存也顧齋胡文淳嘗從之學每書此句于扇上

縣丞陳仁齋先生駿 附子成父

陳駿字敏仲寧德人舉進士登朱文公之門著毛詩筆義未及脫稿而卒號仁齋子成父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中乾道進士除大理丞著論語孟子筆義

歐陽先生謙之

歐陽謙之字希遜廬陵人嘗遊朱子之門參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朱子大全集答先生書三文文山之師歐陽巽齋殆即其後人而萬氏儒林宗派以文山爲先生門人恐誤也

縣令饒先生敏學

饒敏學昭武人朱文公高弟也知黔陽縣

孫龍坡先生調

孫調字和卿長溪人其學得朱文公之傳以排擯佛老推明聖經爲本所著有冊府一百卷易詩書解中庸發題共五十卷浩齋稿三卷學者稱爲龍坡先生卒祠于學

帥幹李綱齋先生閎祖

李閎祖字守約光澤人資老呂之子先生早受學家庭已而與

其二弟從朱子講學篤志學問強力精思論議切實朱子遣之西塾訓諸孫爲編中庸章句或問輯畧第嘉定辛未進士調靜江府臨桂簿提刑方信孺漕使陳孔碩咸咨以事暇日詣學與諸生講解士習丕變辟古田令改廣西帥幹勤慎明恕諸司論薦改秩未赴卒黃勉齋李宏齋張主一陳北溪皆敬重之勉齋嘗祭以文極痛悼焉自號綱齋有問答十卷

李先生相祖

李相祖字時可守約之弟在朱門辨質詳明用心精切嘗以朱子之命編書說三十卷

縣尉李先生壯祖

李壯祖字處謙與守約同登第調閩清尉朱子亦嘉其有志實

西山嘗以典刑人物薦之

郎中王東湖先生遇 父羽儀

王遇字子合龍溪人父羽儀衢州通判博學有文先生第乾道進士受學于朱張呂之門而與廖槎溪黃勉齋陳北溪友善歷長樂令通判贛州薦章交上時韓侂胄當國先生不少貶以求售侂胄敗召爲太學博士除諸王宮教授以常州大旱命爲守講求荒政民無流殍又究致旱之由開掘太湖水之侵塞于富家者浙東饑復詔提舉常平事入對極論時弊至官力言計糴買鹽之非策除大宗正丞遷右司郎中以考校殿廬卒著有論孟講義兩漢博議及文集號東湖先生

附錄

子合嘗問學問之道何先象山曰親師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資質有美惡得師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子合曰是請益不答象山曰子合要某說性善性惡伊洛釋老此等話不副其求故曰是而已吾欲其理會此說所以不答 象山語錄

漕使楊悅堂先生楫

楊楫字通老長溪人師事朱文公累官司農寺簿奏劄論進君子退小人勿徇左右之請以重中書之權飭執政之臣可否相濟以任憂責獎廉靜之操絕奔競之風除國子博士臺臣或予以私答曰臺有紀綱學有規矩當各守其職尋出知安慶移湖南提刑江西運判卒祠于學所著有奏議悅堂文集 參姓譜

梓材謹案萬姓通譜中本云與楊方楊簡俱師事朱文公為高弟時號三楊楊提刑方見後慈湖則非朱子門人謝

山奉臨川帖子云若羅文恭公點劉少保伯正李參政性傳楊濳使楫俱以桀中偶有過從而遂爲著錄并列文恭之子爲再傳之徒愚皆未敢以爲然蓋此乃作考亭淵源錄者之失凡係朱子同時講學之人行輩稍次輒稱爲弟子其意欲以夸其門牆之盛而不知此諸儒所不受亦朱子所不敢居也據此則先生當非朱門弟子或在講友之列然攷黃勉齋記楊恭老敎義堂云吾與遹老從遊于夫子之門二十年矣遹老長于吾十年而首與之交相好也則先生嘗受業于朱門矣恭老遹老兄名梓

提刑楊淡軒先生方

楊方字子直長汀人清修篤孝行己拔俗隆興初登第平生心慕朱子調弋陽尉還道崇安參謁面受所傳而歸趙忠定汝愚帥蜀辟機宜忠定尋薦于朝召對擢宗正寺簿丐外通判吉州知建昌軍召除編修官首乞朝重華宮辭甚懇切寧宗立除秘書郎出知吉州僞學禁興坐趙朱黨罷居贛州閉門讀書自號

淡軒黨禁解起家知撫州未幾奉祠嘉定更化召爲侍右郎官進考功郎官不三月復積忤以去踰再歲除直寶謨閣廣西提刑卒于象州

堂長楊信齋先生復

楊復字志仁福安人受業朱文公之門與黃榦相友善眞西山帥閩嘗創貴德堂于郡學以延之學者稱曰信齋先生著祭禮十四卷儀禮圖十四帙又有家禮雜說附註二卷

進士李堯卿先生唐咨

李唐咨字堯卿龍溪人與州學正石洪慶林易簡施允壽皆以旦評推重朱文公守郡延于學爲諸生楷式牒云唐咨易簡或究索淵微或持循雅飭察其志行久益可觀允壽洪慶皆以耆

艾之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衆所嚴憚

學正林先生易簡

林易簡字一之漳州貢士也文公守漳與同郡進士李唐咨並延至學宮參道南源委

梓材謹案陳北溪有辯林一之動靜書又與林一之書

學正石先生洪慶

學正施先生允壽合傳

石洪慶字子餘臨漳人與同郡施允壽字伯和先後爲本州學正朱子守漳日復並延至學云同上

附錄

洪慶將歸朱子召入與語曰此去但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

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有此物洞然貫通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裏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蓋一瞬目閒便不見才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學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全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可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是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常要心存在

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于為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住若無箇屋子如小人趁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卻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義理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缺

常丞趙訥齋先生師淵

趙師淵字幾道號訥齋黄巖人乾道八年進士嘗從朱文公遊與之論校綱目前後凡八書歷官衢南劍寧海軍推官趙丞相汝愚以從班薦與職事官會趙以讒斥遂翩然東歸益就所學積十餘年不仕暨詔申前命以毋病添差通判温州入主將作簿司農太常丞以論成肅后山陵事不合而去 參赤城新志

梓材謹案袁蒙齋甫爲先生壙誌趙宜人壙云訥齋當代端人與先正獻公爲友

朝奉趙遠庵先生師夏

趙師夏字致道號遠庵訥齋之弟紹熙元年進士歷官朝奉大夫亦從文公遊悉得奥旨以循天理任智力論曾點子路言志以心性情辨儒釋及論荀卿性惡禮僞之失又作誠幾善惡圖以明周子之意一證胡子之失皆爲文公所許王魯齋嘗稱其理一分殊之跋得龜山以來一派宗旨甚的參台州府志

楊至之先生至

楊至字至之晉江人遊朱文公之門與淸漳李唐杏皆文彩發越燦然可觀蔡西山妻以孫女有文公語錄二卷

余先生大雅

游先生儆 合傳

余大雅字正叔順昌人與劍浦游敬仲同時從朱子遊雲濠案敬仲名儆敬仲其字也一作名敬仲字遠叔每見必告以簡約切實工夫而要其歸于求放心一言先生嘗有詩云三見先生道愈尊言提切切始能安如今拔破本根說不作從前料想看有物有常須自盡中倫中慮覺猶難願言克己工夫熟便得周旋事仰鑽朱子深與其進有朱子語錄一卷

司戶鄭持齋先生可學

鄭可學字子上莆田人自號持齋受學于朱子以稟性卞急力于懲忿上做工夫久之最得精要面命問答率前賢所未發四方來學者朱子多使質正焉朱子知漳州延至西塾其後刪定

大學一編曰此書欲付託得人惟于上足以當之前後三奉大對晚以特科調衡州司戶著春秋博議十卷三朝北盟舉要一卷師說十卷初先生在臨安欲往見陸子靜或云吾友方學不可見見之必歸參禪先生以此遂止

許存齋先生升

許升字順之同安人遊朱文公之門文公來爲簿從遊最早恬澹無欲及文公去任復從遊于建陽及卒文公作文祭之雲濠案閩書先生所著有孟氏說禮記文解易解等書

梓材謹案先生朱子語類多載其問答之語其字順之也朱子爲之序又爲作存齋記云許生升之是先生一名升之也

劉撝堂先生炎

劉炎字潛夫邵武人遊朱子之門朱子卒先生祭以文有云凜然若銜馭之甚嚴泰然若方行之無畔蓋久而後得之又何止流行乎四時而昭示乎河漢

黃壺山先生士毅

黃士毅字子洪號壺山莆田人徙居吳㓜知嗜學爲向上事業方慶元詆誹道學先生徒步趨閩師朱文公命日觀一書夜叩所見告以靜坐勿雜喚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終其身從事于斯著述甚富類註儀禮謨次文公書說七卷文集一百五十卷又因語錄成言分門序次爲語類一百三十八卷嘗言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識者以爲知言

劉先生鏡

劉鏡字叔光惠安人從朱文公學稱高弟

縣令李先生東

李東字子賢邵武人丞相綱族孫受學朱子號精敏登紹熙進士第爲廬陵簿秩滿周公必大餞以詩云地跨江閩秀氣兼玉成界尺直方廉西曹久處習鑿齒高士惟知孫子嚴遷知萬安縣賁勉齋以書薦于漕使楊楫乞委以事而觀其能

主簿方先生壬

方壬字若水莆田人耕道耒之弟也（梓材案先生亦元寀曾孫當是耕道從弟）淳熙中遊太學往返建安必造謁朱子至必留月餘擢第爲漳州長泰簿時朱子爲守辟先生主學條上講說課試差補等十事朱子令諸邑倣之每見民間疾苦悉別白爲朱子言之後朱子召

遞出大學章句俾刊示學者

方先生禾

方禾字耕叟耕道之弟也嘗與朱子書曰禾敢問改過行己之方願先生賜之一二言使禾自此得朝夕從事于斯口誦心維知所敬畏庶幾前姦之不復遛其之古人盤銘書紳之義云朱子答曰夫子有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言雖約其在耕叟今日改過修己之方莫切于此則耕叟勉旃它未有以告也 參朱子別集

方履齋先生大壯

方大壯字履之莆田人少好學不戲場屋專心求道朱子之莆先生舉所學就正焉得其親傳面命之意日與同志講明自號

屐齋朱子爲書其額

縣令上官先生謐

上官謐字安國邵武人東京副留守悟之孫從朱子遊以祖蔭授會昌東尉調永州推官簡易不深刻永人懷之遷四會令卒

常博傅先生誠

傅誠字至叔仙遊人嘗從朱文公遊淳熙中登第由口陽令召提轄文思院充江淮督府幕官時參政張巖爲都督著述皆出先生嘉定初除國子博士遷太常博士輪對深憂國勢不振力勸寧宗奮起治功言甚鯁切一日登對忽卒于殿下

黃先生寅

黃寅字直翁邵武人少時飄蕩豪爽方士繇語之曰以子之才

後何善不可爲乃甘心里巷以辱其身邪先生感泣問過可改否曰惟狂克念作聖于是奮勵修飭登朱子之門問學精詣言行準繩鄉人敬歎之

梁先生琢

梁琢字文叔邵武人從遊于朱文公刻志勵學所論爲學工夫及體氣魂魄鬼神之說文公多許可之又輯文公語錄澹臺石刻

縣尉馮見齋先生允中

馮允中字作肅邵武人從學于朱子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及敬義性情心術之說甚善朱子多許之嘗名其所居曰見齋云

雲濠謹案黄文獻誌馮君墓云馮氏之先在唐有廷珍當廣明之亂以勤王功至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杜陵侯入宋入未有顯者十一世孫九中受學考亭朱子之門始以儒起家爲道州寧遠縣尉是可見先生之仕履矣

朝請呂渭川先生勝己

呂勝己字季克父祉居建陽以尚書護合肥軍死義敕葬邵武之樵嵐因家焉先生從張南軒朱晦翁講學晦翁爲和東堂九詠詩工隸書得漢法仕爲湖南幹官歷倅江州知杭州官至朝請大夫自號渭川居士

料院楊尹叔先生仕訓

楊仕訓字尹叔漳浦人從朱文公遊醇靜警敏刻厲自奮務求聖賢遺意而躬行之由太學擢第調永福令留意學校更定祭器修立社稷風雨壇推誠以待物邑人士誦德不釋口諸臺亦

以愷悌慈祥聽訟平允爲之會湖廣總領請于朝願得廉埼吏以董軍餉差監鄂州糧料院踰月卒同學黄榦陳淳皆深痛惜之

修撰葉息庵先生武子

葉武子字成之邵武人受學朱子補太學生朝議有欲以韓侂胄首和敵者先生曰奸臣首不足惜如國體何率同舍叩閽力爭之嘉定甲戌擢甲科調郴州教授一以白鹿洞學規爲諸生準程刻四書集註章句以授之歷國子正知處州入爲宗學博士嘗以福建保長催科害民陛對論罷之進直寶謨閣平生所得于易爲多其言曰易之道莫大于時時有二義有在外之時有在我之時人之出處須先論在我者我之時可動然後論在

外之時若我之時未然在外之時縱佳亦不暇論其存乎我者與淳祐初先生雅志恬退掛冠日久加直龍圖閣尋加秘閣修撰卒

梓材謹案宋文憲集葉氏先祠記言先生字誠之是爲息庵先生且言其知處州有異政一年再嘉禾生二年麥秀兩歧三年瑞芝產于庭

知州俞先生閶中

俞閶中字夢達邵武人從學朱子登淳熙八年進士第累官知黎州悉意撫字民夷感恩

進士吳先生英

吳英字茂實邵武人紹興三十年第進士從學朱子有論語問答畧

黃先生孝恭

黃孝恭字令裕邵武人從朱子學治身嚴整起居有常度論著確實

邱先生珏

邱珏字玉父邵武人從朱子學有主敬問答學禁嚴遂謝場屋

知軍饒先生幹

饒幹字廷老邵武人淳熙進士調知長沙縣適朱文公爲守先生夙興治事暇即聽講後知懷安軍卒有爲之銘者曰能磨琢而器吾之玉乎則心皇皇如不足能烜赫而丹吾之轂乎則足蹜蹜如不欲故樂也不加若性而污也不懼其辱是謂善學朱氏者蓋不惟其名而實之篤

楊先生履正

楊履正字子順晉江人朱文公門人生徒數百人

監嶽孫吉甫先生枝 附子起予

孫枝字吉甫鄞縣人父允從鄉先生沈簽判銖學先生與簽判子煥亦相友善又登朱子之門（梓材案柳待制貫爲先生孫臨海令墓志云南嶽早從宣獻樓公端憲沈公正獻袁公遊及見徽國文公而識其所受益學雄文望于一時所著書曰海上橐）學問益精粹袁絜齋曰初謂子善爲文不意造理乃爾寧宗即位上書極言天下大計不見省嘉定七年與子起予同登進士第先生父時尚無恙郡守程覃表其里曰重桂鄉人榮之先生卓邁有知畧自秦隴荊湘達于淮海凡險要阨塞若指諸掌于邊事尤練習淮帥延致幕府先生以職不及親辭不就以迪功郎監潭州

南嶽廟起予爲昭武參軍郡卒譟于庭起予往諭之卒羅拜曰孫司戶清廉官不得犯入朝爲監察御史至太常少卿次子願賢參王正四明志

周先生謨

周謨字舜弼建陽人少警敏嗜學兩預鄉薦朱子守南康先生執贄登門盡棄其學而學焉南康抵武夷且千里有重岡複嶺之阻先生從學不怠及朱子守臨漳去武夷又千餘里先生復往求卒業既歸溫繹所聞以書請益朱子答曰講學益勤持守不懈深慰所望當此歲寒不易其操尤不易得朱子沒僞禁且嚴先生徒步會葬幷于康廬間發鄉人受業者率其徒講學送爲季集彼此規正縣歷歲月不少怠性孝友治喪用古禮斥去

浮屠老子法鄉人多效之卒黃勉齋誌其墓曰舜弼之學足以取信鄉人使吾師之道講習不輟斯文之不至湮晦舜弼之力也參黃勉齋集

余先生宋傑

余宋傑字伯秀建昌人朱子授易弟子參經義考

李先生煇

李煇字晦叔建昌人朱子授易詩禮弟子同上

隱君劉先生賁

劉賁字炳文建昌人與周舜弼余伯秀李晦叔同學于朱子之門並有時名不求仕進

李木川先生杞

李杞字良仲平江人號木川慶元元年韓侂胄欲逐趙忠定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僞學朱文公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先生獨從叩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正傳校行于世參四朝聞見錄

梓材謹案朱子實記著錄姓氏錄甲寅問答者先生也宋又有與先生同姓名者字子材眉山人著謙齋周易詳解二十卷見經義考

李先生雄

李雄平江人朱子弟子補

梓材謹案先生與木川李先生並質疑義于康叔臨是二先生又爲康氏門人也

宋先生之潤

宋先生之汪合傳

宋之潤字澤之之汪字容之燮流人與其兄深之之源問學于朱子朱子答書有曰及承深之遂承遺澤卽登仕版以究先公欲行未盡之志而澤之容之亦將讀書求志以承家學之傳皆所深望而亟問勤懇又見不自滿足之意云 參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深之又學于淸江劉氏詳見淸江學案

撫幹潘先生友恭

潘友恭字恭叔金華人與兄端叔友端並學于朱子爲江淮宣撫使司幹 參會稽續志

祕閣杜先生斿

杜斿字叔高金華人嘗問道于朱子與辛幼安諸人遊端平初以布衣召入祕閣校讎 參吳禮部集

梓材謹案蔄姓統譜言先生召入館閣年八十餘矣朝野雜記誤爲杜旟

杜先生旝

杜旝字幼高金華五高之一也著有粹義集十卷葉正則序之曰此文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辯學之博矣論辯不苟是非必折之于正又所謂篤矣參葉水心集

文靖鄭日湖先生昭先

鄭昭先字景明閩縣人初主浦城簿歎曰僥倖一第問學未悉遂遊朱子之門選知歸安縣民咸愛之累官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右丞相參姓譜

雲濠謹案閩書載先生字景紹卒謚文靖有日湖遺稾五十卷

帥機范伯崇先生念德

范念德字伯崇建安人知泉州如圭之子從學朱子讀書深潛溫厚官吉州錄參累遷江東帥機朱子嘗得先生所著雜說謂之日持守不差見理漸明後朱子疾且革爲書屬其子在與先生及黃勉齋又拳拳于勉學及修正禮書爲言云同上

梓材謹案先生娶劉白水先生之次女與文公爲僚壻

劉先生孟容

劉孟容字公度隆興人靜春先生子澄之族人也嘗從學于子澄亦嘗學于陸子嘗以書勸朱子弗爲講學之爭朱子答以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會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迷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無人管矣又貽書云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

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

梓材謹案先生爲公非先生放之元孫子靜春爲族子蓋始學于靜春而又師朱子者父適年朝奉郎朱子表其墓

黎先生貴臣

黎貴臣醴陵人從朱子受業講明道學士類多宗之參姓譜

林先生學蒙

林學蒙一名羽字正卿永福人從朱文公學因築室龍門菴講明道德性命之旨鄉人師之同上

徐盤洲先生寓

徐寓字居父永嘉人朱子稱其務學求師志尙堅確參戴氏銑說

雲濠謹案眞西山誌包履常墓稱先生爲盤洲叟

隱君蔡先生念成

蔡念成字元思德安人文公守南康時講學于白鹿洞先生從之遊隱居求志樂道不仕文公沒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事黃直卿而卒業焉晚與同門數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如此者三十年州閭服行其化參江西人物志

縣令江德功先生默

江默字德功崇安人知建寧縣

雲濠謹案姓譜先生乾道五年進士嘗從朱文公遊有易訓解四書訓詁各六卷

縣尉戴養伯先生蒙

戴蒙字養伯永嘉人更名埜登紹熙進士調麗水尉棄官從朱子于武夷參溫州府志

程格齋先生永奇

程永奇字次卿休寧人先之子朱子門人稱格齋先生

李先生季札

李季札字季子婺源人參仲緡之子從朱子學有問答見朱子語錄著有近思續錄字訓續編諸書參徽州府志

錄所聞晦庵先生語

讀書著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

讀書閒暇且靜坐庶幾心平氣和可以思索義理

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于心只根字甚有意如此用心義理自出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

問存心曰存心不在紙上寫底且體認自家心是何物聖賢說

得極分曉孟子恐後人不識又說四端于此尤好玩索

再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爲本存得此心于事物方知有脈絡貫通處

問明明德曰人皆有箇明處但爲物欲所蔽剔撥去了只就明處漸明將去然須致知格物方有進步處識得本來是甚麼物

問程子謂致知節目如何曰如此理會也未可須存得此心卻逐節子思索自然有箇覺處如諺所謂冷灰裏豆爆

學者解論語多是硬說須習熟然後有箇入頭處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資質好底便化不好底須立箇制度教人在裏面件件是禮後世專用以刑然不用刑亦無此理但聖人先以德禮到合用處亦不容已有恥且格只將格字做至字看至是眞箇有到處如王格有廟格于上帝之格如遷善遠罪眞箇是遠罪有勉强做底便是不至

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于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著還我

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十五志學一章全在志于學上當思自家是志于學與否學是學箇甚如此存心念

念不放自然有所得也三十而立謂把捉得定世閒事物皆揺動我不得如富貴威武貧賤是也不惑謂識得這箇道理合東便東合西便西了然于中知天命便是不惑到知處是知其所以然如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之類耳順是不思而得如臨事迎刃而解自然中節不待思索所欲不踰矩是不勉而中

孟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當于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後看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何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不至于放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情之發露而後性之本然者可得而見

識仁只看孺子將入井時尤好體認

義是箇毅然說話如利刀著物
四端本諸人心皆因所寓而後發見
問萬物皆備于我曰未當如此須從孟子見梁惠王看起卻漸漸進步如看論語豈可只理會吾道一以貫之一句須先自學而篇漸漸浸灌到純熟處其間義理卻自然出中必有庸庸必有中能究此而後可以發諸運用
聰察便是知強毅便是勇
天之運轉不窮所以爲天行健
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以四者相爲用也
問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卻是一箇總要處

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心軀殼謂之腔子能于此身知有痛便見于應接方有箇是與不是

處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于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卻將聖賢格言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

梓材謹案錄語第一條移入蜥翁學案

祕書林先生至

林至字德久華亭人官祕書郎登朱子之門著有易裨傳

隱君嚴亨父先生世文

嚴世文字時亨一字亨父新喩人隱居不仕師事朱子有疑義

問答往復書帖參新喩縣志

附錄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朱子答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卽是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此質之中爾非別有一性

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朱子答曰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卽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卽此而見得其不雜于此者爾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巳生之後雖曰巳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雜也

縣令楊船山先生與立

楊與立字子權浦城人受業朱子之門嘗知處州遂昌縣因家于蘭溪以道淑人學者多宗之稱爲船山先生雲濠案福建通志誤作鉛山先生所著有朱子語畧二十卷參蘭溪縣志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朱子門人楊樠字與立浦城人又楊與立字子權蘭溪人蓋卽一人而分載之

楊先生驥

楊驥字子節與立從弟朱子授易禮弟子參經義考

楊先生道夫

楊道夫字仲思與立從弟朱子授易詩禮弟子同上

梓材謹案朱子嘗欵先生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見晦翁學案

徐先生昭然

徐昭然字子融鉛山人朱子與蔡季通書謂鉛山徐子融老成

有守嘗作小學欲延之家塾爲諸子師範云參朱子文集

姜先生大中

姜大中字叔權朱子授易弟子參經義考

教授潘先生時舉

潘時舉字子善臨海人從晦庵遊有問必記其辨析六經疑義及問學大端多爲師門稱許每喜靜坐晦庵云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先生服膺師語造詣日深故其論求放心有云日來覺得此理眞無內外外面有跬步不合道理便覺此心已放嘉定十五年以上舍釋褐終無爲軍教授參台學源流

縣丞吳先生必大

吳必大字伯豐興國人以父任補官爲吉水丞屬權指朱文公爲僞學遂致仕先生早事張南軒呂東萊晚師文公深究理學議論操守爲儒林所重參姓譜

童科劉履之先生砥

劉砥字履之長樂人世南之子六歲日誦千言至覽忠孝大節輒激發感慨十歲通九經傳記能綴詞賦乾道間與其弟礪俱中童子科嘗讀釋老書曰此不足習乃治舉子業又曰此不宜專習因徧取伊洛諸儒書讀之有見遂率其弟登朱文公之門文公嘉其篤志敏學授先天太極圖傳充然有得文公晚修禮書先生預編次以時方攻道學遂無復仕進意與蔡西山黃直

卿相友善年四十五卒所編有王朝禮論語孟子解皆未脫稾
同上

童科劉用之先生礪

劉礪字用之砥之弟幼穎悟孝弟中童子科後受學于朱文公
文公嘗曰履之兄弟卻差勝若更加功或可望耳與黄直卿最
友善及禁僞學志尚愈篤蔡西山編置道州先生與其兄餽贐
甚厚年四十七卒　同上

王先生力行

王力行字近思同安人遊朱文公之門苦學善問深得其旨趣
嘗著朱氏傳授支派圖

吳先生壽昌

吳壽昌字大年邵武人初謁佛者疏山喜談禪學後遊晦庵先生之門著問答畧嘗論張呂二先生謂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守約恐未也朱子深然之

甘吉甫先生節

甘節字吉甫臨川人文公高弟

曾先生祖道

曾祖道字宅之廬陵人劉子澄之徒也嘗師象山其後為朱子之學有云陸先生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存誠持敬硬將一物去治一物風浴詠歸自是吾子家風祖道言此恐非初學所到地位陸子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為本可惜也其後為象山之學

者辯之以象山答宅之書今見載集中但言存誠持敬二語存字于古有考若持字則後人之言是陸子未嘗如宅之所云然孟子嘗言存心亦言持志則陸子謂持敬爲杜撰者其說亦過

徵君吳友堂先生昶

吳昶字叔夏號友堂休寧人淳熙丙申文公以掃墓歸婺源先生率先執經館下久之僞學禁作弟子多更名他師而先生徒步走寒泉精舍就正所學所著有易論書說文公深嘉許之

雲濠謹案歙縣志稱先生安貧守道意澹進取徵爲郡校書郎弗就

迪功陳克齋先生文蔚

陳文蔚字才卿稱克齋先生上饒人因同鄉余正叔得師朱子其學以求誠爲本以躬行實踐爲事以著尙書解注有益治道

詔補廸功郎書成賦詩云水飲已忘三月味囊中眞乏一錢儲
屢空本是我家事贏得閒身且著書洵有道之言也徐忠愍公
元杰其門人也

方先生誼

方誼字賓王嘉禾人問學于朱子朱子答周南仲書有云方賓
王每書來說得道理儘有歸著知與遊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
嘉禾也參朱子文集

張先生顯父

張顯父字敬之南劒人朱子弟子著經說補

孫先生自修

孫先生自新合傳

孫先生自任合傳

孫自修字敬甫宣城人偕從弟自新自任從朱子遊時正學久衰先生兄弟獨知尊嚮時論避之朱子嘗貽書商摧傳訓旣沒先生追記池錄一卷附載朱子語錄參姓譜

縣令葉子是先生湜

葉湜字子是建安人以父任調新化簿去尉寧都歷安仁令以卒壯歲遊朱文公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為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皆可以語妻子嘗與眞西山同僚西山稱其堅彊有特操介直弗顧私遇事無難意處劇亡劬容其之安仁也為政一出于寬平居常語人曰先義而後利先教而後刑此吾所聞于眞公者也吾其敢違邪參眞西山

文集

堂長黃先生義勇

黃先生義剛合傳

黃義勇字去私臨川人從文公武夷精舍爲白鹿洞堂長黃勉齋嘗曰向來問學之士彫落殆盡江西則甘吉甫黃去私兄弟張元德不過數人爾弟義剛字毅然事文公最久議論尤有根據嘗敘所聞曰先師德言參江西人物志

萬先生人傑

萬人傑字正淳大冶人陸文達公爲興國教授即來受學旋事文安公于槐堂象山嘗言吾門惟曹立之萬正淳可不爲利害所動巳而先生見朱子于南康亦力稱之先生遂爲朱子之學

曹无妄先生建

曹建字立之餘干人學者稱爲无妄先生初從沙隨程氏繼從陸氏兄弟最後乃從朱子于南康其所欲見而不得者南軒張氏而已朱子序其言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于一悟而遂至棄百事以趨之吾恐未悟之間狼狽也已甚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象山言其天資甚高因讀書用心之過成疾其後疾與學相爲消長某與蕩滌則胸中快活明白病亦隨減一聞他人言語又復昏蔽病亦隨發如此者不一有告之以某乃釋氏之學渠平生惡釋老如仇讐于是盡叛某之說湊合元晦說話不相見以至于死

梓材謹案一本云先生早卒朱子爲表其墓表中言先生于陸子異同之處陸子門人見而不喜朱陸異同之釁蓋亦其一事云

附錄

曾立之有書于象山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象山曰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象山語錄

幹院詹景憲先生淵

詹淵字景憲崇安人調清江戶曹掾江西俗尙嚚訟有數年不決者先生一閱之皆得其情于是環十一府之民有求質于有司者皆請屬先生曰寧爲戶曹非不願他官直官至差監車輅院

梓材謹案眞西山爲先生墓誌云景憲少時奮然以學自力既壯從朱文公遊得修己治人之大致

符先生敘

符敘字舜功建昌人初問學于象山象山遺傳子淵書言其妄肆無知之談子淵不得不任其責其答先生書亦多徵詞其後先生師朱子嘗言陸子不喜說性蓋亦不以槐堂弟子自名者矣

董敬義先生伯羽

董伯羽字蜚卿甌寧人師事朱文公文公嘗題訪之名其堂曰敬義先生以道自任化行鄉里時人以敬義先生稱之著有四書訓解 參同書

正言龔先生蓋卿

龔蓋卿字夢錫常寧人以明經擢第往師朱文公明義理之學

入諫垣爲右正言以直道事君 參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嘗官小司成朱子池州語錄蓋其所著又與王居仁同時執經南軒之門謝山困學紀聞三箋子周子靜條亦云襲蓋卿南軒弟子

教授李先生宗思

李宗思字伯諫建安人其教授蘄學也文公送之曰與伯諫遊而講于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粗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擢類破各謹之于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于虛閒靜一之中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 參讀書工程述語

附錄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蘄州之說淺陋不足動人自是伯諫天資

低所致若臨川其說方熾此尤可慮者吾曹惟當勉其在己果得無一毫滲漏自是乎信有非口舌所能遽挽回也

梓材謹案臨川蓋指陸子金溪隸撫州本三國吳臨川郡蘄州謂李周翰

縣丞黃先生學皐

黃學皐字習之龍溪人通經史尤長詩書春秋南宮對策有曰愚獨愛伊川請改試爲課及制尊賢堂待賓齋與時論不合有司大書曰此必僞學之流黜之久而擢第再轉鄱陽丞李性傳延入郡齋校勘朱文公續語錄又著評古一冊補註東坡詩集上之諸司論薦調泉州察推儒次于家郡守屈置于學以訓諸生參姓譜

學士黃尙質先生幹

黃幹字尙質長溪人師事文公著述甚富餘干饒魯𡨕德李鑑皆師之著有誨鑑語五經講義四書紀聞官至直學士 參道南

淵委

廖先生晉卿

廖晉卿朱子門人 參儒林宗派

附錄

廖晉卿請問所讀書朱子云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且收斂精神方可商量讀書

李先生伯誠

李伯誠朱子門人 參儒林宗派

附錄

李伯諫曰打坐時意味也好朱子曰坐時固是好須是臨事接物長如坐底時方好

李先生周翰

李周翰朱子門人 參儒林宗派

附錄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李克寄得蘄州李士人周翰一文來殊無統紀本之釋氏伯諫爲其所轉可慮可慮

梓材謹案李伯諫教授于蘄南軒云爲其所轉則先生蘄州人也

劉先生定夫

劉定夫朱子門人 參儒林宗派

附錄

陸象山言定夫時宏大處落常常如此時好但莫被枝葉累倒了須是工夫孜孜不懈乃得若少懈舊習又來

賀先生善

賀善

梓材謹案先生與黃勉齋李杲齋爲同門友爭朱子稱月非未成之書則亦受業朱門者也

宋元學案卷六十九終